
1
香港的回顧
楊子嬰主編

1

楊子嬰主編

出版說明

香港開埠已經將近一個半世紀，在發展過程中，經受了不同時代的風雨，各個方面都發生了深刻的變化。

本來不受人們注目的荒僻漁村，一躍而為聞名世界的商港，並贏得「東方之珠」的美譽。人們盛讚她今日煥發的風采，同時總不覺懷着沉緬的心情，追憶她往日神秘的面貌。

掀開一層一層遮掩的輕紗，一窺她古昔朦朧的容顏，便是本書撰述的旨趣。本書分為一、二兩册出版，以饗愛護香港的讀者。

香港的回顧(1)

主　編：楊　子　嬰
設　計：李　志　雄
編　輯：雅苑出版社編輯部
出　版：雅　苑　出　版　社
觀塘開源道47號凱源工業大厦11樓C座　電話：3-432027
經　銷：利　通　圖　書　公　司
紅磡民裕街凱旋工商業中心8樓C座　電話：3-645529
承　印：文　英　印　刷　廠
九龍彩虹道202號華懋工業大厦4樓F座　電話：3-217983

一九八四年四月初版

定價港幣八元正

目錄

香港與香木之緣

——由裙帶路、赤柱山與群帶路說起

香港東西長十八公里，南北寬三至八公里不等，面積約七十三平方公里。自明朝末年以來，小島之名屢有更換，起初祇有紅香爐、黃泥涌、薄鳧林和香港圍等局部地區的名稱；後來，有史可查的，則以裙帶路、赤柱山和群帶路的局部地區名稱代表小島，最後才以「香港」一名沿用於今。

明朝末年，居於荃灣西北、元朗之東的錦田人鄧元勳與鄧聖嶽，分別將黃泥涌、雞籠環與莆瑒三處，闢爲祖墳。

當時，島上開墾的農田有數十畝。農人耕田與砍柴，於山間修築的小路，蜿蜒曲折，上下縱橫，人們從對岸遙望，酷似百褶裙之裙帶，這是小島命名「裙帶路」的由來。清朝的先後兩位兩廣總督毛鴻賓和瑞麟，在所主編的《廣東圖說·新安圖說》中，皆主是說。按，由唐朝至德二年（公元七五七年）至明代隆慶六年（公元一五七二年）的八百年左右，小島和隔岸的九龍半島，屬廣東的東莞縣所轄；而於明代萬曆元年（公元一五七

三年）始，設置新安縣，上述地方劃歸新安縣境。

但是，在清朝嘉慶二十四年（公元一八一九年），新修成的《新安縣志》裏，把整個小島書以「赤柱山」三字；另在《新安縣志．山水略》中說：「赤柱山，在縣南，洋海中，延袤數十里，諸山擯拱，爲海外藩籬，有兵防守」，云云。上引，足證小島又名「赤柱山」之無疑。據稱：清初，在今稱赤柱的地方，有一株非常高大的木棉樹。某年，適逢颱風吹襲，許多樹木都被摧毀，而唯獨這株木棉樹，雖枝葉凋零，樹皮脱淨，主幹卻巍然屹立，從遠處看去，就像一根又粗又赤的木柱。同時，小島皆爲山石，有的山石，草木不生。所以，小島便有「赤柱山」之名。

我們今天所說的是「赤柱」，不是「赤柱山」；「赤柱」不是指小島，是指小島上的一個區而已。

赤柱在小島的南面，原是一個小小的漁村。海上，天清氣朗，陽光燦爛，海水翻波，帆影片片。島上，蒼松翠柏，迎風長嘯，奇花異卉，裝點山石。如果偷得半日的清閑，邀約三五知己漫步島上，定會心懷開闊，不存雜念；要是踏足市區窄窄的街巷，自可嚐到活蹦活跳的海鮮，也可跨過街渡，坐在石舫上，斜倚欄杆，擧起壺觴，痛飲幾杯，火點、石斑和青衣

都是上好的下酒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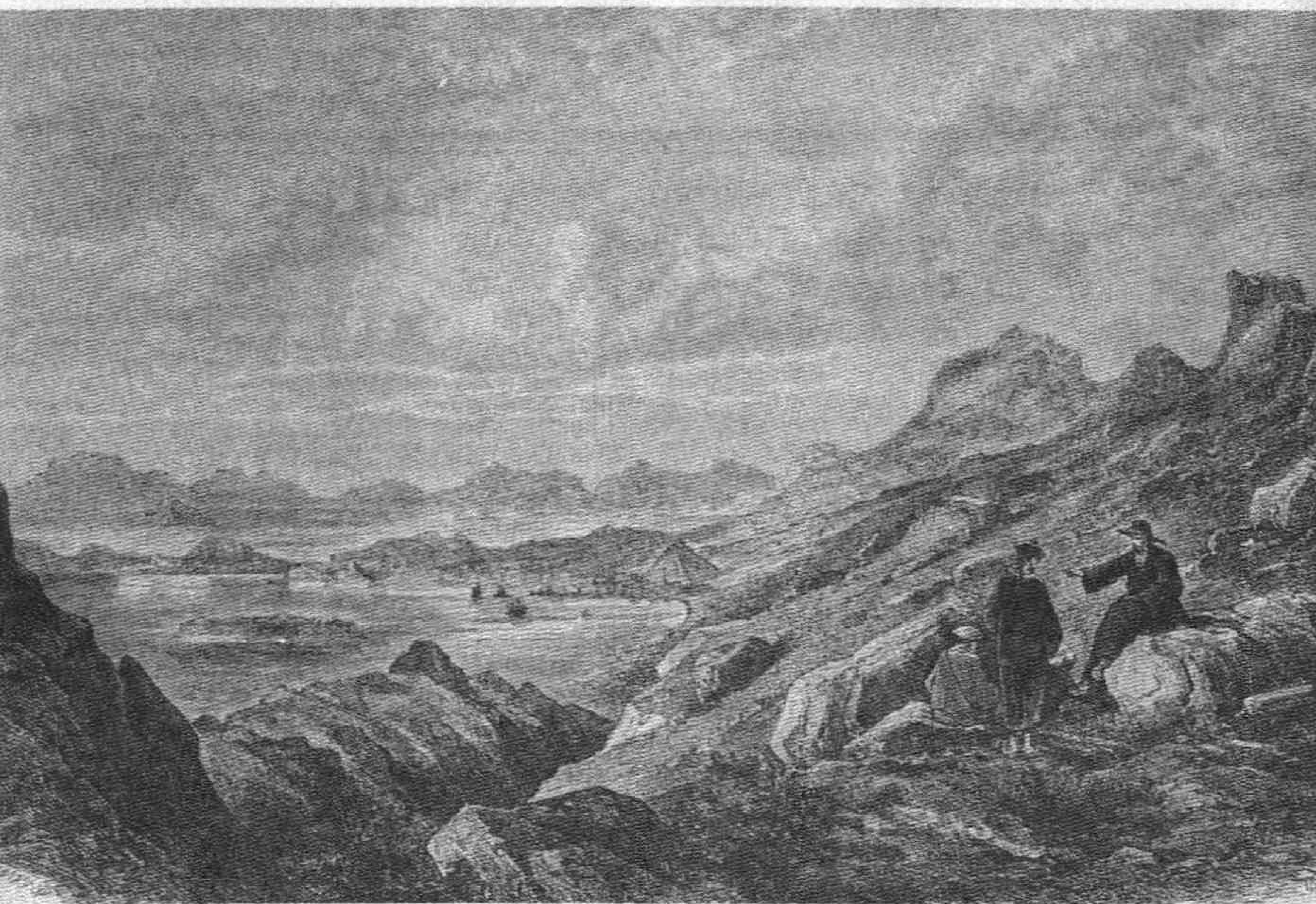
倘若你有考古癖，不妨登上山巔，撫摸黃麻角炮臺的傷痕，追溯往日它扼守小島咽喉的英姿。或者，你凝望依山面海的碉樓，巍巍的圍牆會向你訴說監獄的森嚴及以身試法者的下場。

要不，你便在月夜，獨自徘徊松柏下，顧盼清影的婆娑，傾聽海韻的低唱，漁歌互答。

百餘年來，赤柱一面保持着古樸的風貌，一面增添了時代的標記——現代化的別墅，沿着海岸聳立，招引遊人士女，連袂而來，使清靜、沉睡的海灘，掀起一片歡騰。

繼赤柱山之後，消亡了十餘年的「群帶路」復活了。不過，原先的「裙帶路」改爲「群帶路」，音同字異。原因是，小島開埠之初，英人船隻駛來，尋找停泊港口，巧遇赤柱村姓陳名群的村人，帶引至避風港。當初的避風港，爲香港仔與鴨脷洲對開的海面，後又遷往維多利亞城一帶的海面。當時的維多利亞城，即今香港北面、介於灣仔與西營盤之間的海岸地區。

陳群引領英人由香港仔沿着薄鳧林，到達維多利亞城，是一條盤桓起



十九世紀六十年代，畫家希爾德布蘭德筆下的赤柱。

伏的羊腸小徑。後來，漸走漸寬，進而築成馬路，並於道路兩旁豎起石碑，一方指向「香港仔」，一方指向「群帶路」——維多利亞城。於是，群帶路便成了小島的全名。

以後，代之而起的「香港」，始於何年何月，尚待考證。但，據說自明朝嘉慶始，香港仔附近名爲「香港」的小港灣，以轉運香木聞名。

所謂香木，包括檀香、伽南香與沉香等，均稱「莞香」。

檀香，又名旃檀、白旃檀與眞檀，爲常綠喬木，花呈殷紅色，香氣濃鬱，木材也香氣襲

人。檀香是製作香油的原料。

伽南香，有伽藍木、伽南木、棋楠香與奇楠香等別稱。伽南香以馬來半島占城（Kinam）所產爲最著名，故上述名稱均爲該城之音譯。伽南香聚有豐富的芳香樹脂，可作薰香的原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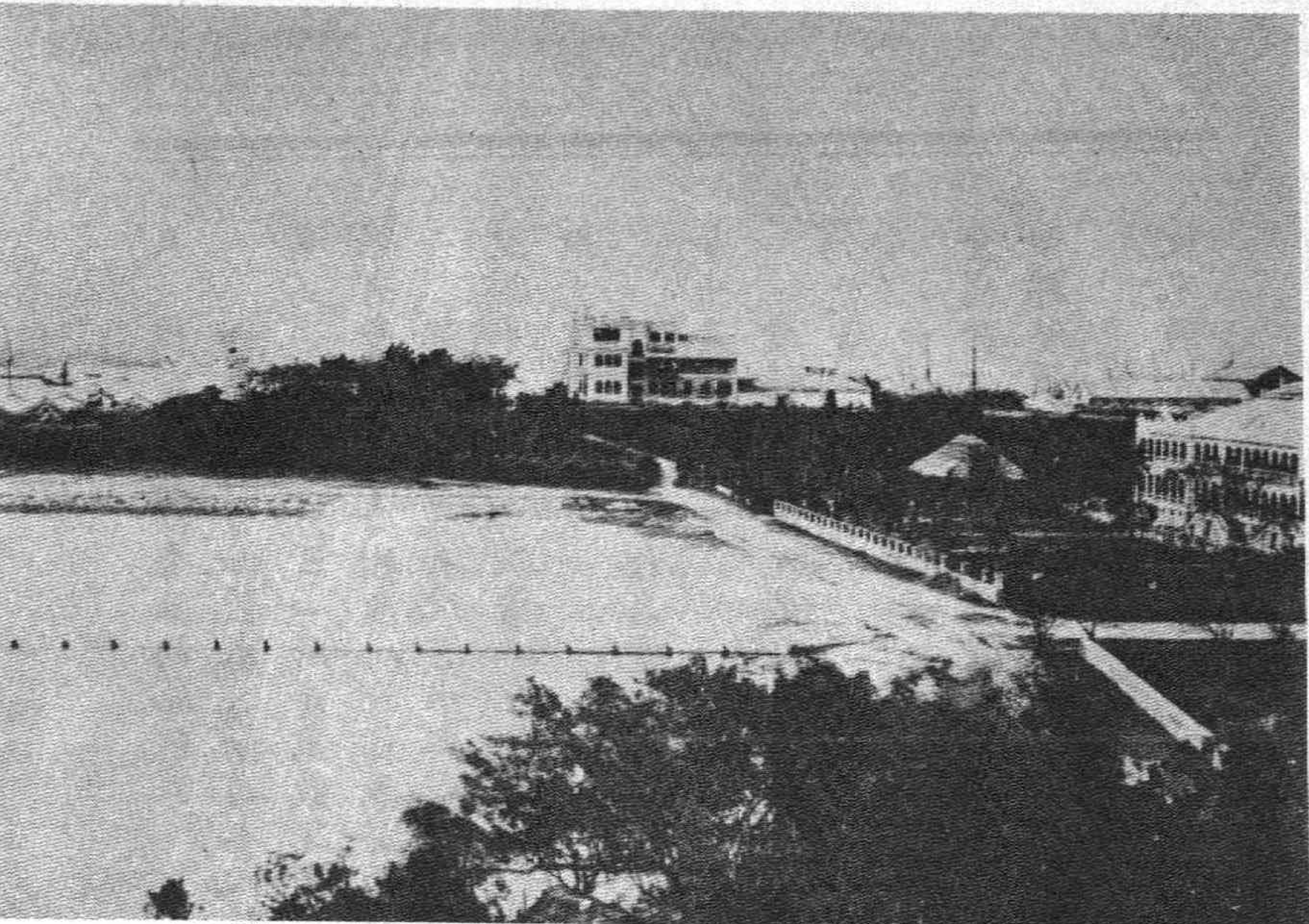
沉香，別名有沉香水與蜜香樹。沉香的樹脂分爲兩類，一類比重大，沉於水，故曰「沉香」，一類浮於水，曰「棧香」，均可作薰香，又有平肝火之功效。

然，上列三種名香，都產於印度、錫蘭、南洋群島，我國海南島有少量出產。

當時香港與九龍新界所用的薰香，是來自廣東省東莞縣，所以統稱「莞香」。

莞香，又名「女兒香」，香樹本名「古蟹」，也名「棧香」，似不完全同於「沉香」的一種。香樹可分兩類：一爲墨黑如漆，一是深黃如金，但都堅硬如鐵，擲地鏗鏘有聲，而又有鐵格、黑格、鷓鴣斑與黃熟等名目。

莞香之著名，有史爲證：清於乾隆年間，江蘇江寧人嚴長明往訪詩人袁枚不遇；在所留信中云：「先生久莅羊城，啖昌華之荔，收東莞之香。」



昔日尖沙咀的海灣與沙灘，經過填海後，已爲今日梳士巴利道與半島酒店所在。

按：昌華，爲南漢王劉氏家族於今廣州荔枝灣所經營之林苑，所植荔枝均爲名種。袁枚是乾隆進士，字子才，曾於江寧築「隨園」，作詩吟樂，也常出遊；上文指於羊城勾留期間，嚐到著名的荔枝，又收到東莞出產的名香。可知，東莞香木與昌華荔枝齊名，絕非虛言。

東莞所出產的「莞香」，不僅暢銷包括港島與九龍在內的廣東全境，而且遠銷到春秋吳越故地——浙江與江蘇；蘇州市的閶門，就是莞香的集散地。莞香由陸路運抵尖沙頭（尖沙咀），再用小船載往香港仔的小港灣，改

以船頭猶似大眼雞的艚船，先赴廣州，後轉江浙。因此，「香港」乃以小港灣而得名。

可是，昔日的小港灣，於公元十八世紀初（雍正年間）後，竟至於受到冷落而湮沒無聞了。原因是，清廷對於東莞香木覬覦已久，於是派遣專員到該縣搜集上等香木，遍尋不果，遂殺戮鄉民數人以示懲戒。鄉民激憤至極，忍無可忍，將香木砍伐殆盡，並相率逃亡。香木之不存，也導致群集小港灣的碩賈鉅商煙消雲散了。

不過，跟小港灣相依的香港仔，向以豐富的魚獲而受人青睞。每當西邊抹上彩霞，或是天空鑲着晶瑩閃爍的寶石的時分，遊人趨之若鶩，登上旗幡幢幢的遊舫，清嚐淺酌，讓海風拂去身上的塵垢，棄絕耳根的繁囂，領略漁村的詩情畫意。遊人遙望隔岸的鴨巴甸山，紅牆綠瓦，一派壯觀；環顧左近的古壘遺蹟，腦海不難湧現將士與海盜爭戰的一幕景象。

香港的得名，拜大自然之所賜，也拜歷史之所賜，讓人作海闊天空的遐想，源遠流長。

海盜巢穴

——香港初期的海盜

昔日的香港，曾是海盜的巢穴。

香港孤懸於獨鰲洋上，幅員狹小，我國歷代都視爲邊鄙之區，素來不予重視。同時，中國閉關自守，鮮少利用航道跟外界溝通，在亞洲和歐洲貿易之前，區區一個小島也不受世人注意。

在宋末和明末，宋代部份忠臣遺民誓不食元粟，明朝逃亡之士不甘事清，紛紛遁跡於香港。然，香港既缺可耕之土地，又無豐富之資源，居於島上唯有依賴大海，捕魚爲業。稱爲「蜑户」的原住民，本是南蠻之一，散居於閩粵沿海一帶，頗受歷代政府法律所束，被列作賤民，且不准陸居，於是徙置小島，也以捕魚爲業。

其後，九龍半島和香港劃歸廣東新安縣所轄，漸而至於清朝康熙年間（公元一六六二年至一七二二年），凡廣州跟汕頭、廈門、福州和上海的交通聯繫，必取水道，又途經香港，因此香港漸爲世人所知。

移民南下，漁業發展，航運溝通，香港遂成海盜的巢穴。香港海盜的猖獗活動，可以分爲公元一八一〇年以前和一八四一年以後兩個時期。

前期的海盜活動，以蔡牽和張保仔兩股爲最。

蔡牽一股海盜，多在江蘇和浙江沿海一帶肆虐。但是，蔡牽在公元一七七九年（清朝嘉慶四年）便遭覆歿。據《郎潛紀聞》所載，當年閩浙水師攻打蔡牽的海盜船隻，經歷了兩個晝夜的鏖戰，把所有的船隻都焚燬了，而蔡牽和妻子也一起淹斃於汪洋中。閩浙總督楊師誠於是上奏仁宗皇帝，仁宗大喜，大加賞賜。不過，水師追逐海盜船隻，達千里之遙，又值狂風大作、巨浪滔天，死傷極衆。

蔡牽在覆歿前，也受過多次的圍剿。例如，葛雲飛爲水師名將，曾經把兵艦僞作商船，引誘海盜，結果海盜被殲滅不少。他的兒子葛以敦，驍勇善戰，能單槍匹馬衝入敵陣，屢挫盜賊。所以，海盜曾編了「貞逢葛，必不活」的歌謠，而葛以敦更被稱作「銀槍小葛」。父子二人先後於殺敵中陣亡。又例如，巡撫李恭毅率領精悍將士，駕着兵艦冒涉於洶湧波濤之

上，不出一年的時間，便擒獲海盜數千人。可是，他並不把所俘獲的海盜全部殺絶，祇誅滅首惡，其餘脅從分子都祇遣散了事。因爲他覺得，海盜也是百姓，不忍殺死他們。他的言行頗使獲遣散的海盜十分感動，改邪歸正。在大衆中，也流傳着這樣的歌謠：「廣東眞樂土，來了李巡撫，强盜肯回心，百姓不吃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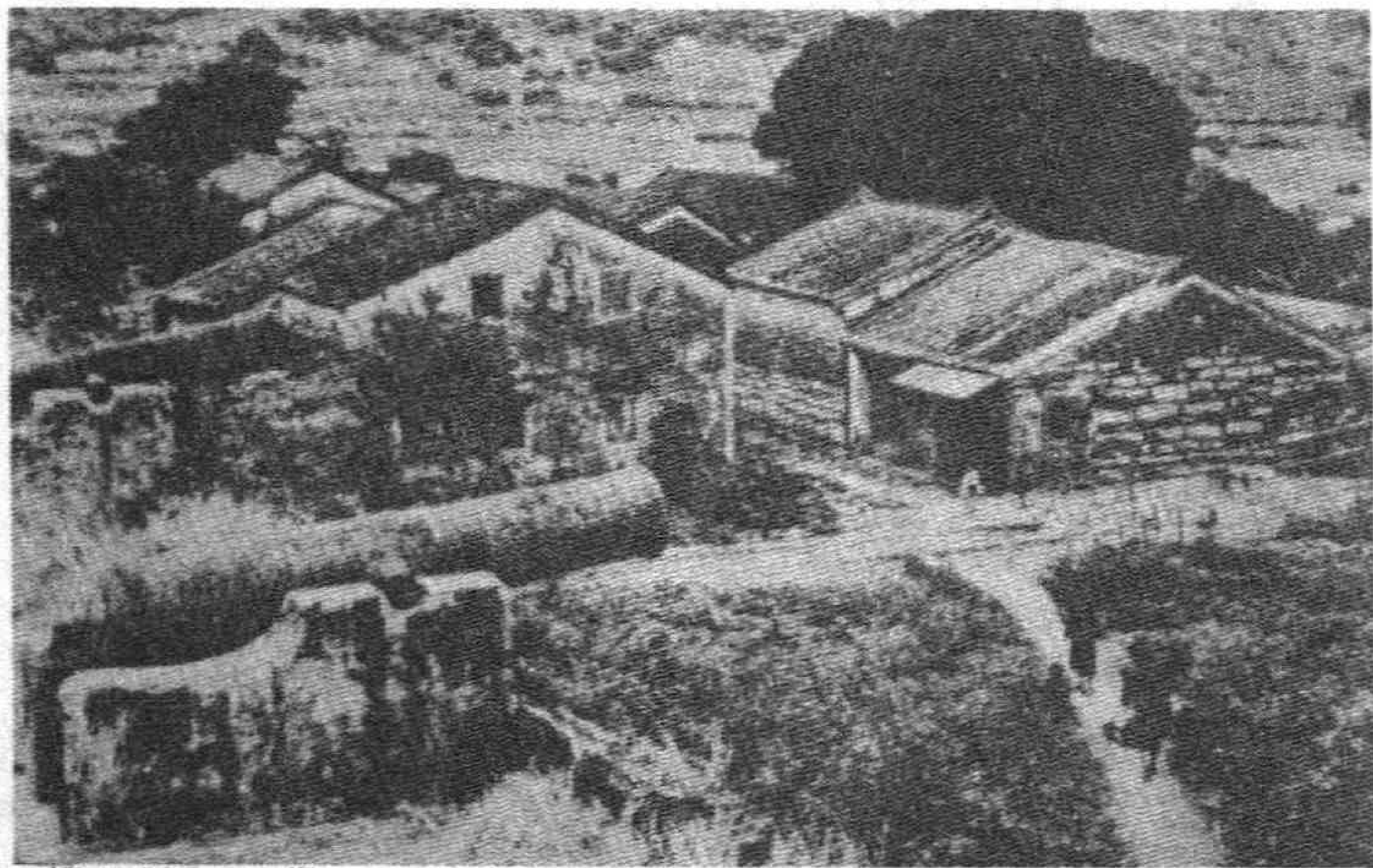
但是，蔡牽伏誅後，餘黨頭目數十人，仍然集結船隻，劫奪海上來往的商旅。江南總督百蘭溪採用奇特的方式，勸誘海盜投降。他首先探明賊窩所在，然後單獨前往。一群海盜把他邀到船上，切割羊肉牛肉給他吃，又給他喝酒。他照吃如儀，而且從容鎭定，向群盜曉以大義，明以利害，又許下封官的諾言。結果，祇有一個盜匪不肯屈服，其餘都願意投誠。該船上艙中的一副對聯，頗能反映海盜不降的心理——「道不行乘桴浮於海，人之患東帶立於朝」；同時，也多少可以説明他們所以爲盜的原由吧？

另一股海盜，則以張保仔爲首領，闖蕩於福建和廣東沿岸地區。

張保仔聚衆數千人，擁有船隻數百艘，活動範圍是在珠江口一帶，近至東莞縣新安縣，遠達華南沿海。他對於取道香港的商船，都一概强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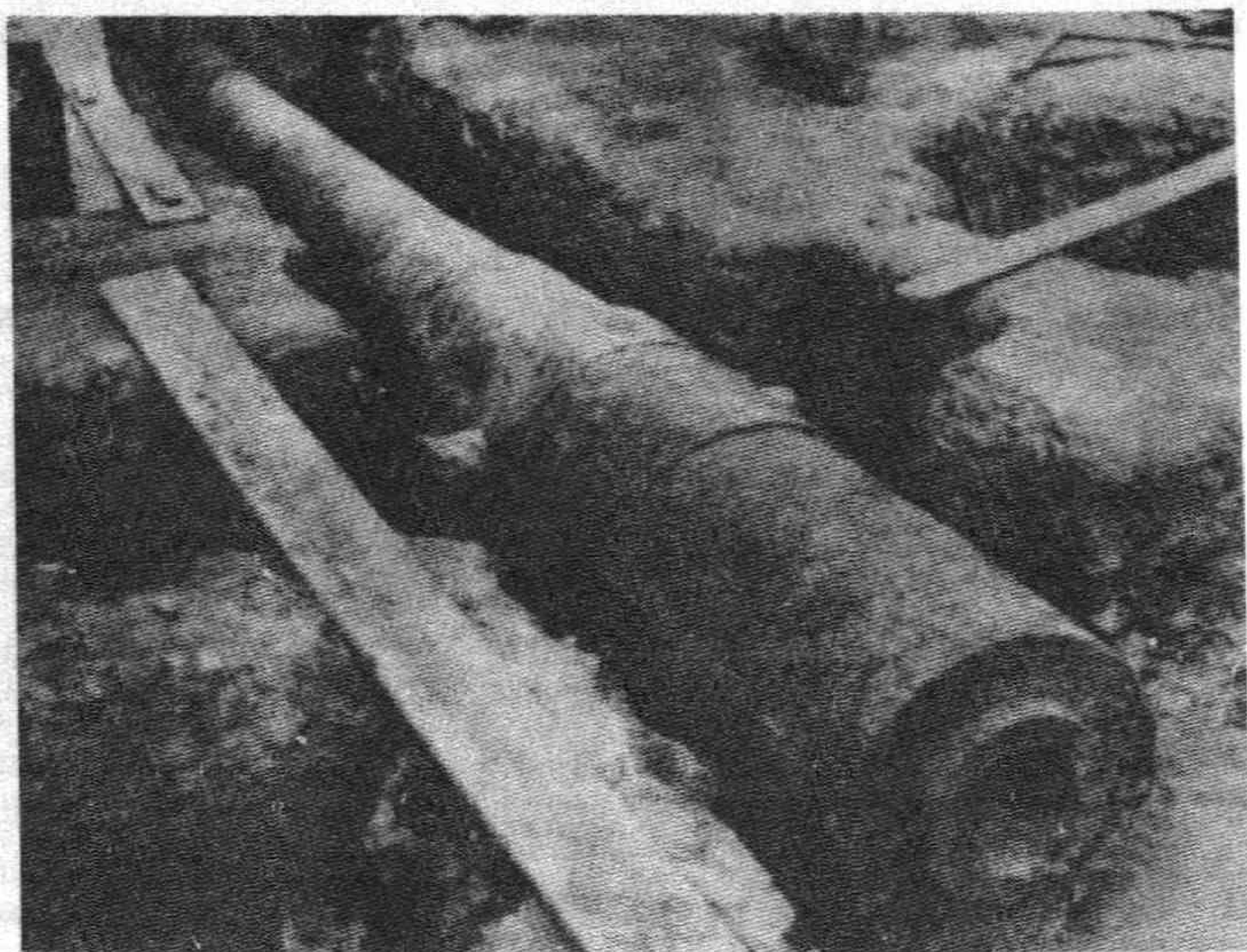
「過路費」（買路錢），如果遭到抗拒，便殺人越貨，毫不留情。所以，許多商旅都把香港視爲畏途。

據《譜荔軒筆記》說，一個姓劉的番禺人，他的父親在安南（即今之越南）營商，一年回來一次。他的父親在嘉慶初年，由安南回番禺的海上，財物全被海盜搶劫一空，而人急跳海逃生，幸免於難。他回到家中，因受驚過度，又痛失財物，不久就病死了。劉氏認爲，張保仔是幾股匪幫中勢力最强的，搶劫父親財物的也必是他的所爲，於是朝夕切齒拊膺，要報仇雪恨。


大嶼山東涌的古堡，是十九世紀初期海盜盤踞的巢窟。

後來，他配備了一把長尺餘的利刀，並敷上毒藥，藏在懷裏。不久，他找到了張保仔盤據的巢穴，要求他的手下傳令，乞求收自己爲黨徒，張保仔看他至切至誠，便答應了。

每當張保仔出現於衆徒之中，劉氏就緊靠他的身邊，伺機下手。有一天，張保仔覺察劉氏神色慌張，立即命令左右將他捉住，全身上下搜遍，終於在衣底搜出那把利刀。張保仔面對這種情景，怒目叱責：「你是做什麼的？」劉氏並不膽怯，反而厲聲喊道：「我要殺了你！」張保仔一聽，有些莫名其妙，反問道：「我們彼此無寃無仇，爲什麼一定要殺我呢？」劉氏回答說：「你殺害我的父親，難道還不是寃仇嗎？」這時，張保仔怒氣漸消，詳細地詢問劉氏的父親在什麼時候與什麼地方被海盜搶劫；在聽了答覆後，沉吟半晌，忽然若有所悟地說道：「殺你父親的人是烏石二啊！」接着，又解釋說：「我當時全班人馬是駐守在另一個地方，怎麼可能跟你父親相遇呢！你誤會我啦！」說完，他叫左右鬆綁。他非常賞識劉氏具有過人的膽量，讚嘆道：「我殺人家的父親，殺得多囉！人家都敢怒不敢言，你却敢向我討還血債，眞是難得的一位壯士啊！爲了成全你報仇雪恨的願望，我放你回去。」



香港北角寶山道側的火炮，是海盜張保仔的遺物。

這一段史實，說明了除開張保仔而外，還有一個匪首烏石二；同時，說明了張保仔個性中的一個特徵。

張保仔在香港的巢穴，當是今天的西營盤一帶，在歌賦山所築的壕溝遺蹟，也模糊可辨。據稱，當時用青磚與蠻石堆砌壕溝兩側，而壕溝深及腹腰間，正可供人伏下，抵禦海上軍艦炮火的轟擊，又能窺視海岸的動靜，作好佈防的工事。同時，歌賦山巖石陡峭，鑿有階級，並從上而下繫着鐵鍊，供衆徒攀登之需。在半山腰，更有炮壘的架築，其間也陳着飯灶、鐵鍋與鋼鼓之屬。

同歌賦山相距不遠的扯旗山（今稱太平山），海拔一千八百二十三呎，是全島最高的山峯，俯瞰小島與海面。因此，張保仔視爲偵察站，修建了瞭望哨臺，監視來往的船舶，便於向側鄰山腰的營寨報訊，採取強取豪奪的行動。

然而，張保仔雖然兇悍，人多勢大，又有天塹作屏障，燒殺擄掠，無所不爲，逞一時之威，畢竟也祇是活動了五、六年的光景（公元一八〇六年至一八一〇年）。清廷兩廣總督不堪張保仔一夥的騷擾作亂，以炮艦硬攻的同時，又運用懷柔招撫的計策，利誘張保仔放下屠刀。

當時，張保仔在軟硬兼施之下，終於接受投降，簽署了一份悔過書：

「竊聞英雄之創業，原出處之不同。官吏之居心，有仁忍之各異，故梁山三劫城邑，蒙恩赦而竟作棟樑。瓦岡屢抗天兵，荷不誅而終爲柱石，他若孔明七擒孟獲，關公三放曹操，馬援之窮寇莫追，岳飛之降人不殺，是以四海豪傑，效命歸心，天下英雄，遠來近悅。事非一轍，願實粗同。

今蟻等生逢盛事，本乃良民，或因結交不愼，而陷入萑苻，或因俯仰無資，而充投逆侶，或因貿易，而被擄江湖，或因負罪，而潛身澤國。其始不過三五成群，其後遂至盈千累萬。加以連年荒歉，民不聊生，

於是日積月累，愈出愈奇，非劫奪無以延生，不抗師無以保命，此得罪朝廷，摧殘商賈，勢所必然也。

然而，別井離鄉，誰無家室之慕？隨風逐浪，每生萍梗之憂。倘遇官兵巡截，則炮火矢石，魄喪魂飛。若逢河伯行威，則風雨波濤，心驚膽落，東奔西走，時防戰艦之追。露宿風餐，受盡窮洋之苦。

斯時也，欲脫身歸里，而鄉黨不容，欲結伴投誠，而官威莫測，不得不逗留海島，觀望徘徊，嗟嘆。

罪固當誅，梗化難逃國典。情殊可憫，超生所賴仁人。欣逢大人，重臨東粵。節制南邦，處己如人，愛民若赤，恭承屢出示諭，勸令歸降，憐下民獲罪之由，道在寬嚴互用。體上天好生之德，義惟剿撫兼施。

鳥思靜於飛塵，魚豈安於沸水？用是，糾合全幫，聯名呈叩，伏憫蟲蟻之餘生，拯斯民於水火。從前冒犯之愆，許今日自新之路，將見賣刀買牛，共作躬耕於隴畝，焚香預祝，咸歌化日於帡幪，敢有二心，祈即誅戮。」

這份悔過書，雖含有相當濃厚的主觀與感情的色彩，但並不失卻歷史資料的參考價值。因為它反映了四個饒有意思的問題：㈠海盜產生的各種

主觀與客觀的因素；㈡海盜生涯的種種遭遇與複雜的思想活動；㈢海盜欲洗手不幹，改邪歸正的矛盾心理；㈣招安政策所收的效果。

蔡牽與張保仔兩股海盜相繼被殲滅與投誠後，香港曾經安靜了數十年，船舶的航行，商旅的來往，不再擔驚受怕，「賊巢島」的惡名也漸爲人們所淡忘了。

可是，自一八四一年一月中英簽訂「穿鼻草約」，香港割讓予英國起，香港沿岸與附近水域又時有大小海盜出沒，香港英國當局與中國兩廣總督也爲剿滅匪幫而疲於奔命。

這時期的巨盜之一爲徐亞保，他擁有衆徒將近二千人，船隻二十三艘，並配有火炮十八尊，聲勢頗爲浩大。所以，這股匪幫在海上橫行無忌，搞得濁浪滔天，商旅苦之，當局病之。

但是，到了一八四九年九月底，當局調遣了「滅地亞」、「哥倫科」與「科利」三艘艦艇，出海兜截賊船。是役，經過激戰，艦艇擊沉了賊船五艘，殲滅了匪徒數百人，匪首徐亞保本人也受了創傷。

另一股匪幫則以十五仔爲頭目，黨徒多達三千一百五十人，賊船共六十五艘，配有相當數量的火炮，其聲勢之浩大，更甚於徐亞保。

開初，徐亞保之匪幫原隸屬十五仔麾下，合夥作惡；可是，徐亞保經過上述重創之後，跟十五仔互有芥蒂，貌合而神離，遂成犄角之勢，自立山頭。

當局繼一八四九年九月一役之後，乘勝餘威，又於同年十月八日直驅東京灣，終於跟十五仔主力相遇。在整整一天的搏戰中，十五仔被擊燬五十九艘船隻，匪徒被殺死近千人。於是，十五仔潰不成軍，僅率領傷殘匪徒分乘六艘船隻，倉惶逃竄。

十五仔雖號稱一時之勇，却不堪致命的一擊，驚魂甫定之餘，痛感大勢已去，無力重振昔日之聲威，故而向兩廣總督繳械，俯首聽命。

徐亞保雖受過重創，却賊心未泯，決意嘯聚殘兵敗將，捲土重來。當時，他收拾殘局，千方百計拼湊的賊船祇有十三艘而已，而以往所依賴的十五仔，已受兩廣總督招撫，頓覺外無蟻蜉之援，內缺紮實之根，呼應乏術，孤掌難鳴。他反覆思慮之後，遂萌生歸順之意、投降之心。

一八五〇年的春天，徐亞保遣散餘卒，獨自駕着輕舟，由香港向粵省進發，準備歸順投降。事有不巧，中途遭遇散匪登船搶劫，卻又撞上英國商船「富力康」，於是散匪與徐亞保夫婦二人均爲該商船船長所俘。

徐亞保於一八四九年二月，曾在赤柱殺害哥士打與戴亞兩名英國軍官，當局曾懸賞一百英鎊，通緝徐亞保歸案。而登船搶劫的散匪中，有人認出徐亞保的面目，乃向當局檢舉他殺害英國軍官的事實。

因此，按察司判處徐亞保無期徒刑。但，徐亞保在海上被俘的地點，屬於中國水域，香港政府便準備押解徐犯亞保交由中國方面懲處治罪。不料，徐亞保自縊於等候起解的囚牢中。

作爲大幫的海盜，十五仔與徐亞保兩股勢力是先後被瓦解了。然而，散匪的作案，却時起時伏，並延續到一九二七年，仍有招商局屬下的「愛仁」客輪被劫的驚人事件。

「愛仁」客輪航行於香港與汕頭、上海之間。海盜聽聞，該客輪載着大量銀條，於是由在香港的聯絡機關佈署，先從大鵬灣以帆船載運二十餘個匪徒，抵達筲箕灣登陸；而後再化裝成統艙搭客，購票上船。當客輪駛離香港、進入汪洋的時候，已是午夜時分。全船的人都已睡熟，連唯一的印度籍看守也朦朧昏睡。匪徒們看準時機，一個暗號、一個手勢，便指揮了發難的行動。

匪徒在船上的內應，首先打開進入駕駛台、機器房與無線電室的鐵

門，把印度籍看守一刀捅死，沒有發出絲毫的聲音。接着，匪徒們分頭佔據了上述三個關鍵的部份，沒有一個船員來得及抵抗。機師正感到發生意外的當兒，腰間已被一枝無情的手槍抵住；值班大副忽然發現兩個黑影在兩側閃動，還趕不上問聲「誰」，胸口已被槍口對準；舵手的背部也同樣受到槍把的敲擊，嚇得不敢回頭。

一聲命令：「改變航向，駛向大鵬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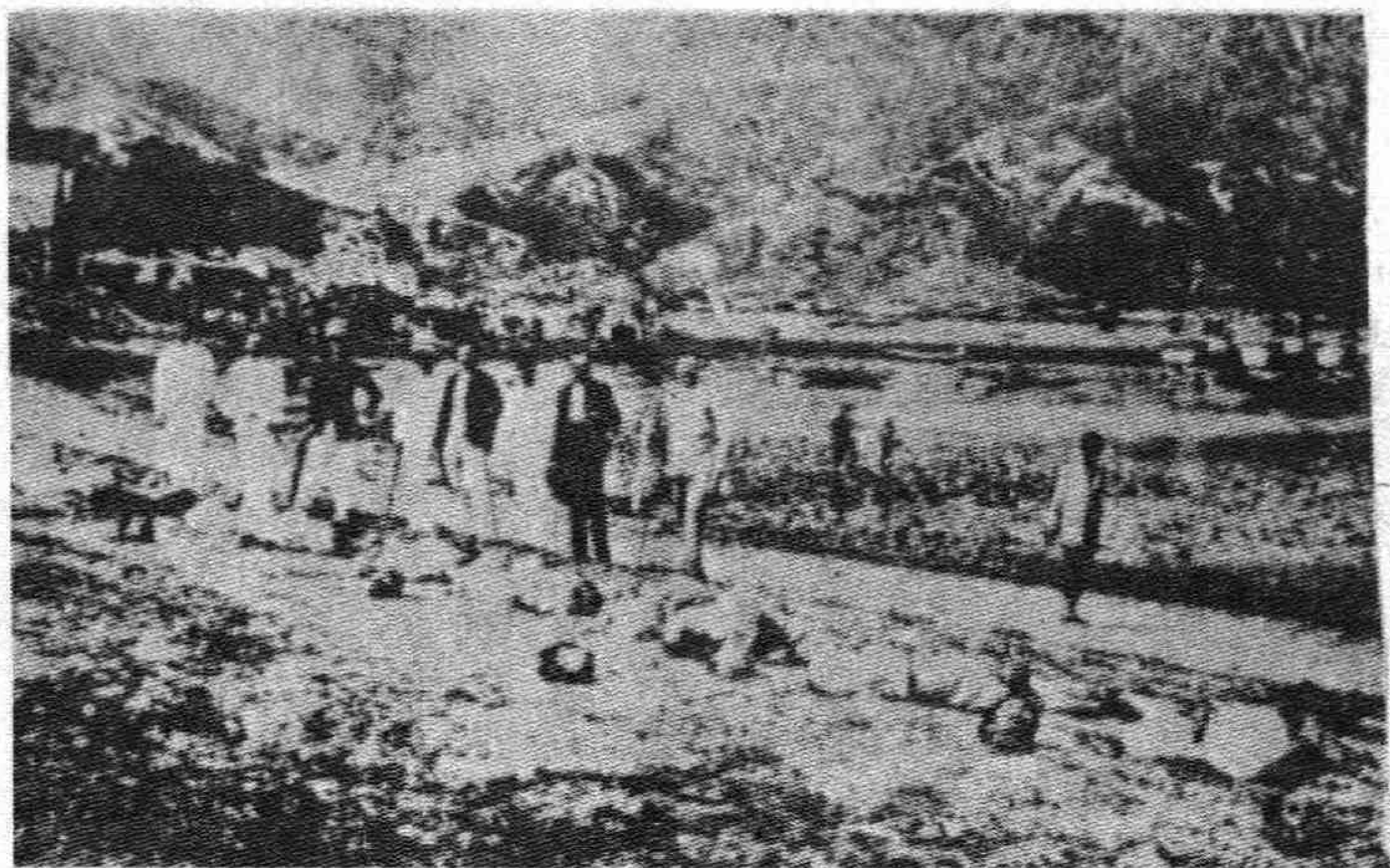
一聲命令：「加速前進，不准減速！」

大副與舵手在一聲又一聲的威逼中，唯有將客輪向指定的目標駛去。

同時，無線電電報員、印度籍士兵與歐籍船員，一個個被喚醒，剛想穿上衣服，卻都被推進了空艙，受到槍桿的監視。

最後，匪徒們熄滅了全部的燈火，「愛仁」客輪就像漆黑的怪物，在夜幕的掩護下，直駛大鵬灣。匪徒們以爲，到達了目的地，便是避開了巡邏艦隻的視線，在天空破曉以前，也便能席捲銀條，大發災難財了。

不料，客輪漸近大鵬灣時，英國潛艇L4號發現了。L4號對於「愛仁」客輪熄燈行駛，已經滿懷狐疑，便以信號向對方詢問。對方不僅拒不作答，反而飛速前進。這時，L4號的「滿懷狐疑」已爲「海盜搶劫」的



公元一八九一年四月中旬，九龍城寨大鵬協副將斬決海盜的情景。落在地上的數顆頭顱 依然清晰可見。

判斷所代替，由是一面向香港當局報告，一面作好開火襲擊的準備。

「命令對方停航，必要時開炮轟擊。」這是香港當局的覆電。

L4號得到指令，馬上發射空炮，向「愛仁」提出警告。炮彈轟然一聲巨響，震撼着茫茫的汪洋，一團烈焰飛過客輪的上空，倏地墜入大海。可是，「愛仁」依舊飛速前進，企圖逃過覆滅的厄運。

於是，L4號連發兩顆實彈，一彈擊穿甲板，一彈命中機器房。剎時間，火光熊熊，濃煙

滾滾，「愛仁」處在烈風的怒吼中、在海水的侵襲裏。乘客一片喧嘩驚駭，海盜們眼看失去控制全船的力量，也一團慌亂，有的拋棄手上的武器，混入乘客中，有的跳海逃命。

待到L4號駛近，「愛仁」客輪已在焚燒中漸漸下沉。事後得悉，乘客二百三十八人，獲救幸存的寥寥無幾；海盜被活捉了十五個，全都判了極刑。

香港海盜的行徑，已經作爲一個陳跡載入史册，聊供人們茶餘飯後的談資，但香港能由昔日的「賊巢島」演變成「東方之珠」，放出璀璨耀眼的光華，却是正與邪、善與惡不斷鬥爭的成果啊。

蜑民之由來

——旁及大嶼山之蜑民

蜑民，也稱作「蛋民」、「蛋户」與「龍户」。

蜑民，是南蠻之一，據史記載，彼輩居於南方沿海地區，以木船爲家，以捕魚爲業。蜑民世世代代過着水上生活，是「水上人家」。

蜑民的由來，有各種的傳說：

根據《嶺南叢述．盧亭》中所説，「在莞邑海中，水邊巖穴，多居蛋蠻種類。或傳係晋盧循遺種，今名盧亭，亦曰盧餘。似人非人，獸形鴂舌，椎髻裸體，出沒波濤，有類水獺，往往持魚與漁人換米，或追之，則投水中，能伏水三四日不死，仍復如舊。率食生物，以魚鱉饔餐。其捕魚，使人張罾，則數人下水，引群魚入罾内；既入，引繩示之，則舉罾並其人以上。正德中，其人入水時，偶值颶風不能起，潛游數月，至香山，見罾以爲己物，乃坐其中；爲人所獲，執以赴官，或識之曰：『此盧亭也。』初獲，言語不通，久之，曉漢語，詢之，信然。」

上述一段記載，描述了在大嶼山所見蜑民的相貌特徵、居住環境、維生手段與行爲特點。所謂「獸形鴂（按：指鴟鴞，屬鷙鳥，性殘。）舌，椎髻裸體」，「有類水獺」，「似人非人」，近似神話，而「投水中，能伏水三四日不死」，「其人入水時，偶值颶風不能起，潛游數月」，也是荒誕無稽，均不可信。但，居於「水邊巖穴」，「以魚鱉饔餐」，尚不屬天方夜譚，能令人相信。

至於蜑民是否即爲晉代「盧循遺種」，有待史料佐證，但多少有些牽連。據《晉書》（卷七十）所說，盧循本爲晉朝的寇賊，集衆作亂，曾經一度盤據五羊城，後被官兵驅逐，不容於陸地；餘黨於是相率逃到海島野居，以蠔（即牡蠣）爲食，並壘蠔殼爲牆。明代顧炎武在《天下郡國利病書》中所轉引的資料說：「晉賊盧循兵敗入廣，從舟逃居水上，久之，無所得衣食，生子皆赤體，謂之盧亭，其人能於水中伏三四月不死，盡化爲魚類也。」

將以上資料加以綜合，我們可以獲得如下的印象：

(一)盧亭，是盧循的後裔；因此，盧亭也稱盧餘，是有所本。

(二)盧亭於「東莞」與「香山」等地均有發現；可見盧亭散居廣東沿海

一帶。

㈢盧亭之穴居，以蠔殼壘牆；悉以「蠔」、「魚」、「鱉」等海產爲餐。

不過，一說蜑民「能伏水三四日不死」，一說「能伏水三四月不死」，「日」與「月」差別千里；甚至，彼等能「潛游數月」與「盡化爲魚類」之說，更可證明是以訛傳訛，並非耳聞目睹。

另據《嶺外代答》所說：「以舟爲室，視水如陸，浮生水上者，蛋也。」是說雖乏史證，論證也簡約，但之所以稱爲「蜑民」的原由，却能自圓其說。宋代詩人范成大在《桂海虞衡志》



漁船是蜑民的水上居所。

裏也說：「蛋，海上水居蠻也。」

從唐代開始，朝廷就對蜑民實行管制，按户徵集賦税；到了明朝朱洪武時期，在廣東更設有河泊司治理，將蜑民編户口，立里長。但，歷代均立法律鄙視蜑民，視作「賤民」，及至清朝世宗的雍正年間，始與齊民同列爲甲户。然，自始至終，都不准陸居，這該是蜑民始則以「巖穴」爲家，繼則以「舟楫」爲家的根本原因了。

恰是這個原因，蜑民才漸而徙置香港西南的大嶼山。

大嶼山原屬東莞縣，兩地相距約七百餘公哩；後來又劃歸寶安縣，彼此之間更是一衣帶水之隔，所以蜑民由東莞、香山與寶安等地乘舟南下，近在咫尺，朝發夕至，是在地理上提供了徙置之便。就是從福建的晋江、泉州與廈門，順水而下，也輕而易舉。

大嶼山，本名大奚山，如明朝鄧淳所著《嶺南叢述》說：「大奚山，三十六嶼。」另據許地山在一九三九年末，在「福建旅港同鄉會」上說，閩人稱大島爲「洲」、小島爲「嶼」，而大嶼山是香港的兩倍，所以恐是「大魚」之誤。同時，「三十六嶼」也語焉不詳，倘指島上的山峯，則僅有鳳凰山高達九百三十四公尺；不過，島上的山峯確實不少，如大東山、



棲息於避風港的蜑民。

二東山、薄刀㟁、老虎頭與狗牙嶺等。如是包括周圍的小島，則有赤鱲角、長洲、坪洲、喜靈洲與周公島等，範圍十分廣闊。其實，大嶼山也還有大壕島與爛頭山的別名。

不管「三十六嶼」作何解釋，大嶼山的範圍內，的確是山峯多、小島多，尤其大嶼山沿岸，海灘蜿蜒而廣闊，林壑溪澗縱橫，山餚野蔌富足，又爲徙置的蜑民提供了生存的條件。據《南海古蹟札》說：宋朝高宗紹興年間，「山民業漁鹽，不農」，「有數百家，徙米，牧豬羊，射麋鹿，時以所有，至城，易醯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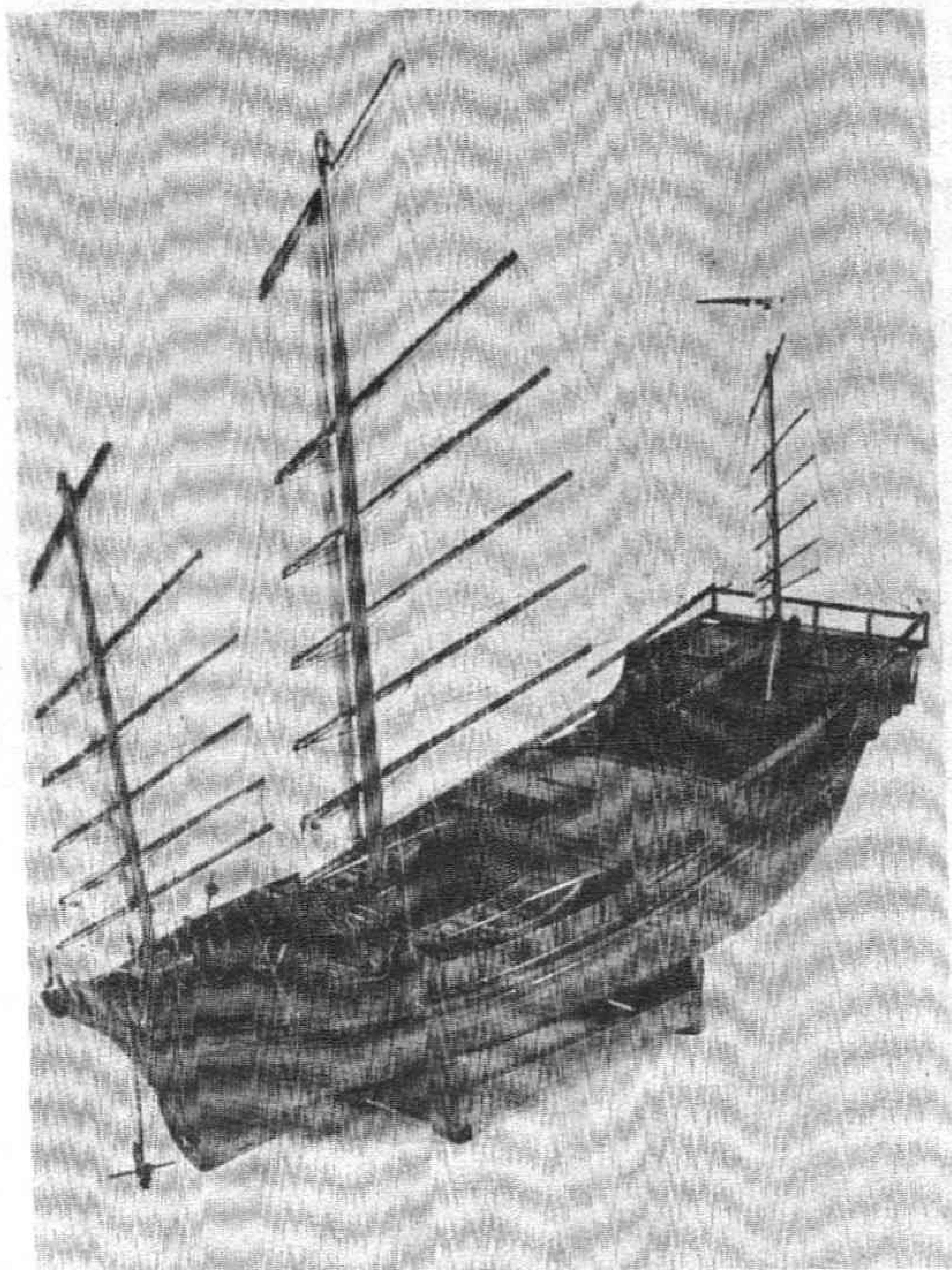
蜑民搖櫓，取之於海。

去」。可見，宋時在大嶼山的移民，已能依靠放牧與捕魚而自給了。因此，蜑民涉足南移，棲息大嶼山，生於斯，長於斯，實是亂世避秦的好所在。更何況，歷代王朝鞭長莫及，偏於南方邊鄙的小島，與世隔絕，「不知秦漢、無論魏晉」，眞個是世外桃源了。

可是，蜑民移徙於何時？現在的「水上人家」，是否即爲盧循的子孫、蜑民的後代？不但文獻不足，史料難徵，無從查考，而且隨着大嶼山的開發，漢人與少數民族的同化，要求證蜑民的源與流，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情。

七十餘年前，一位美國修女特維（Drew）寫有《南中國艇船傳道報告》（Reports of South-China Boatmission）一書，其中反映了蛋民的生活方式與習俗特色，或可作爲研究蛋民之參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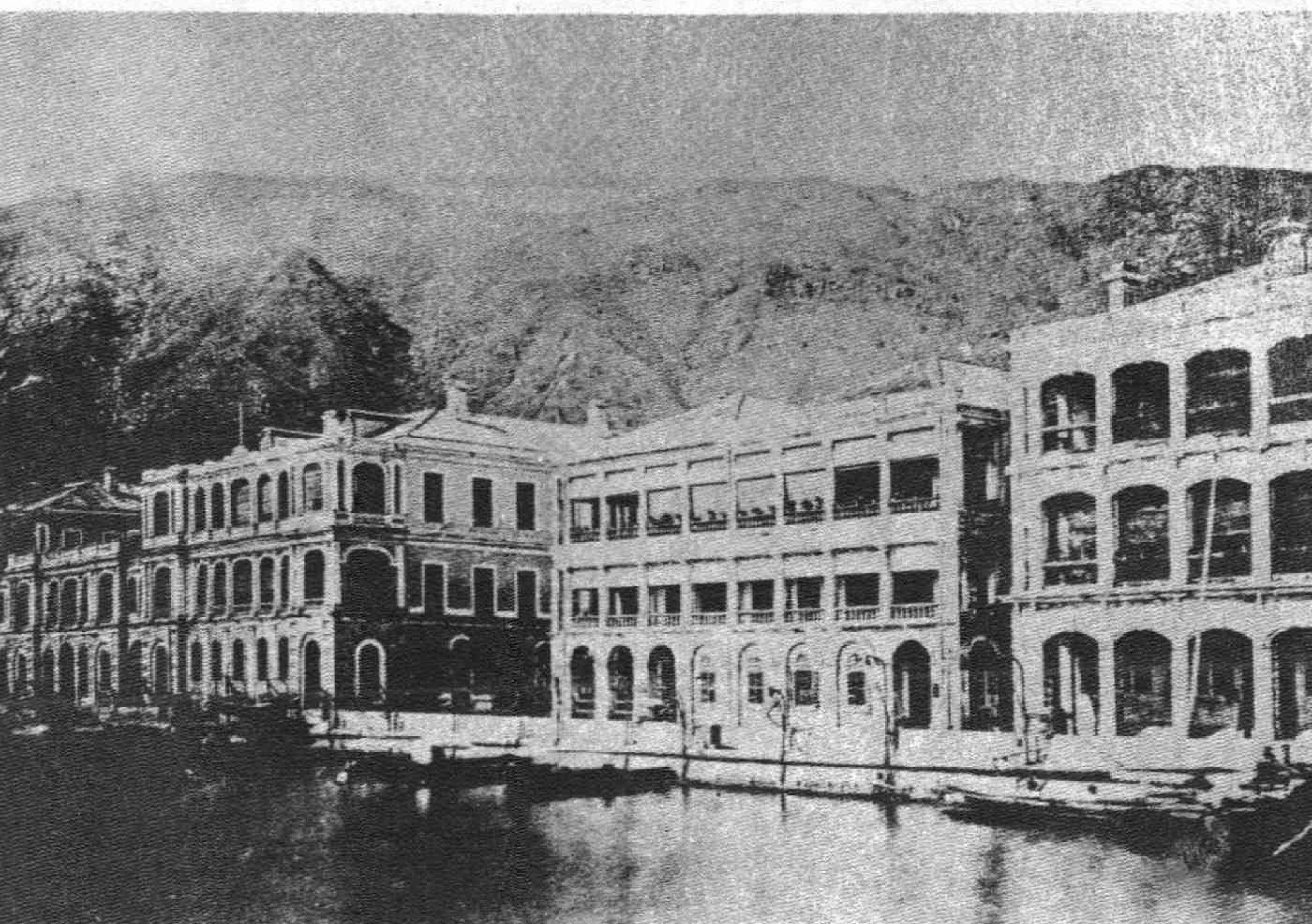
本地傳統的漁船模型。這種漁船行將絕跡了。

維多利亞城

維多利亞城，是英人在香港最早建立起來的城市。當時，對於這個城市的命名，有兩個方案：一個是皇后城（ Queen's Town），一個是維多利亞城（ Victoria's Town ）。結果，以香港在英國女皇維多利亞在朝時代成爲英國殖民地的理由，而決定採用維多利亞城這個名稱。

維多利亞城，依山勢的不同特點，分成三個區域——海岸、半山與山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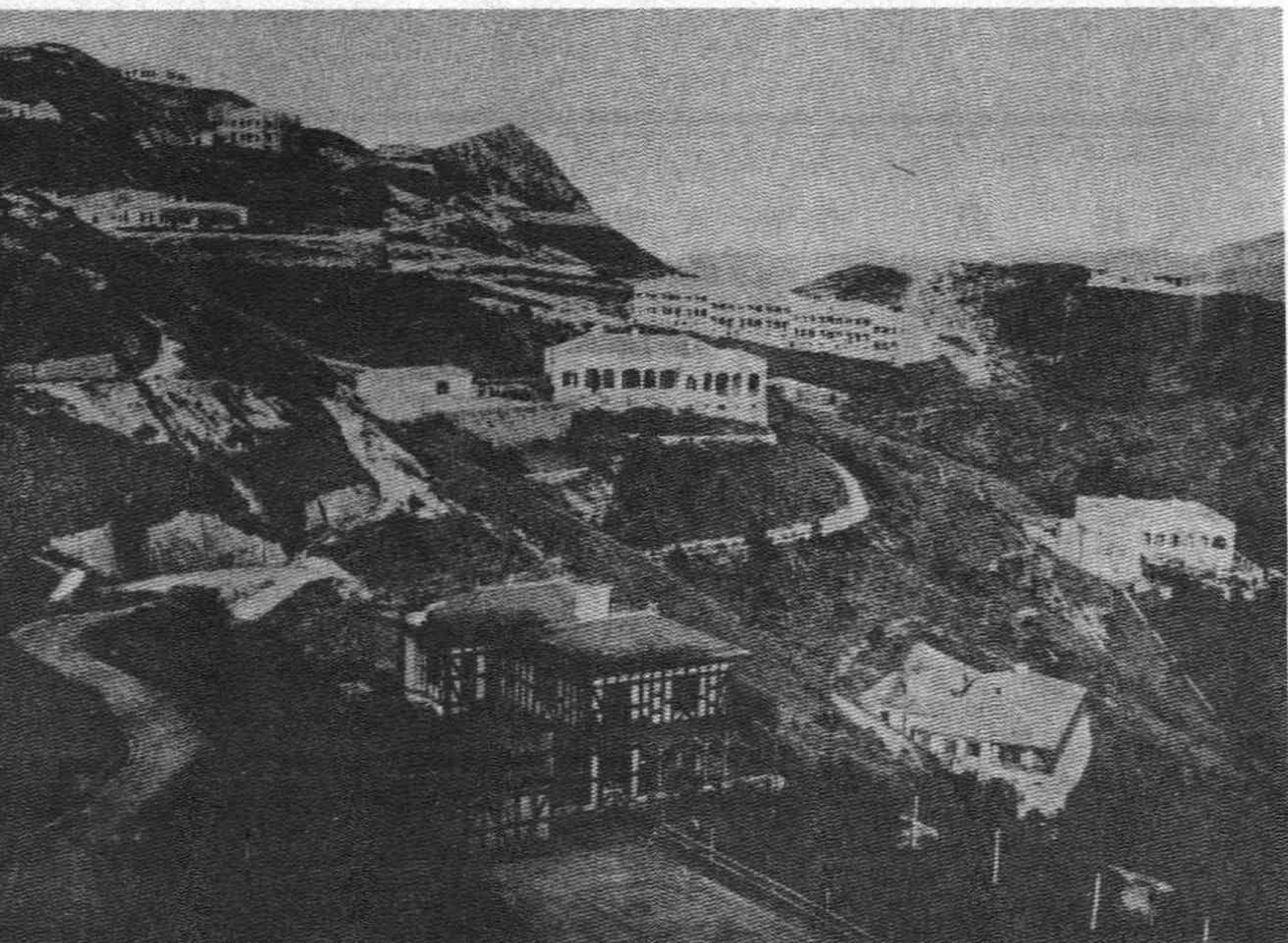
海岸區是商業中心，除各種百貨商店外，還有銀行、消防局和郵政局。但，在商業中心，外國人和華人的區域又有明顯的分別；外國人同中國人做買賣，要到華人區去，中國人同外國人做生意，也要到外國人區去。就是在開始階段，華人的商業區遠比外國人的商業區要繁盛得多。華人商業區有兩個顯著特色：一是斜路和石路多，而且房屋都比較窄小，所以「轎子」還曾是頗爲普遍的交通工具；二是長袍馬褂和西裝革履混雜其



維多利亞城（中環）風貌：中爲畢打街，左是丹地洋行大厦，右邊船隻停泊處即今日之德輔道所在地。

間，熙來攘往，充分反映出「唐人街」的景象。同時，「唐人街」的房屋，大都是半商半住的性質，所以人群在晝夜都是川流不息，十分地熱鬧，吸引不少外國遊客和水兵以好奇的眼光前去觀賞。

半山區是高等住宅區，房屋差不多依山而建，北望維多利亞海港。別墅式的房屋，並不毗連，而是錯落地在這兒一座，在那兒一間。紅色的屋頂和奶白色的牆壁，同碧綠蒼翠的草木相互掩映，彼此襯托，顯出一種寧靜、安謐和恬適的意境。不過，這不是普通人的住宅，而是外國



太平山鳥瞰圖。太平山於一八七四年始闢爲住宅區，別墅式建築座落山間。

人和高等華人的府第。

至於山頂區，更是禁地，中國人輕易不能在那兒建築房舍。這個禁令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於一九四五年結束後，才逐漸撤銷。可是，能在山頂築起華廈巨宅的，還是富户鉅賈一類的華人。普通的華人，唯有抬眼仰視那一幢幢、架構各異的宮殿式的建築而興歎，甚至興歎之情懷也不易觸發，因爲半山的草木愈加葱蘢，成了天然的保護傘，把許多建築都庇蔭着。

維多利亞城的建築是漸漸擴展的，開初的範圍，當在灣仔以西、西營盤以東及堅尼地城北

邊。然而，經過將近一個半世紀的經營，香港島除了南面的海岸，北面的大部份都劃入維多利亞城了。

如此，整個維多利亞城，便有四環九段的劃分法：

㈠「四環」——由干諾道西起，至堅尼地城，曰西環；由威靈頓街西頭起，至卑利士道那打素醫院，曰上環；由威靈頓街西頭起，至修頓球場，曰中環；由灣仔道起，至軍器廠街，曰下環。

㈡「九約」——第一約，從堅尼地城起，至石塘咀；第二約，從石塘咀起，至西營盤；第三約，西營盤整段；第四約，干諾道西以東一段；第五約，從上環街市起，至中環街市；第六約，從中環街市起，至軍器廠街；第七約，從軍器廠起，至灣仔道；第八約，從灣仔道起，至鵝頸嶺街市；第九約，從鵝頸嶺街市起，至銅鑼灣。

「環」，當指地形如迴繞的環圈，形象地描繪出香港北部區域的特點；而「約」應作限制解，表示地段的起訖。

維多利亞城，雖佔據小島的大部份主要地區，但名字却不能爲人們所接受，祇保存域多利皇后街和域多利道的局部名稱。這是什麼緣故？相反，香港仔的小港灣，較之維多利亞城，面積小之又小，地位又漸爲後者

所替代，以它而興起的「香港」之名，不僅歷久不衰，更成了小島的美名，又是什麼緣故？

昔日的摩囉街

摩囉街在中環，分為摩囉上街（Upper Lascar Row）與摩囉下街（Lower Lascar Row）。

摩囉上街在樂古道與荷李活道之間，摩囉下街則在華里與樂古道之間。兩條街都很短，雖不連接，卻緊挨着。

所謂「摩囉」者，乃華人對印人之稱呼。依英文「Lascar」字義，是指東印度之海員（Seaman from the East Indies）。由於十六世紀以後，英國人與法國人及荷蘭人等紛紛進入印度，互相競爭經營「東印度公司」（East Indies Companies），於十七世紀末葉更以武力取得印度的軍權與稅權，而該公司的低級僱員多為印籍人士。這些印籍人士，在該公司以擔任海員與看更（「司閽」）為最普遍。因此，他們隨着公司向印度以外的地區擴展勢力，便漂泊南北東西，有的也就落在香港小島上棲息。

遠在六十餘年以前，大約有三、四十個印度人來到香港，或當銀行、倉庫、洋行的看更，或自行開設小本的食品店。他們在兩條街上聚集而



今日的嚤囉街舖面一景。

居，顯出强烈的民族色彩，所以便有了「摩囉街」的地名。

在那個時期，我們在日落黃昏的時分，總可以在摩囉街發現，頭上纏着層層白布的摩囉人，坐在藤椅裏吸着長長銅煙管，或者坐在板櫈上指手劃脚，向顧客兜售來自印度的伽南香、咖喱與麻布等特產。

但是，到了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末期，華人急遽地增加，住在摩囉街的印度人反而銷聲匿跡了。同時，摩囉街成了舊貨的銷售市場。各式各樣的掛鐘、枱鐘、懷錶、腕錶，玉石手鐲、項鍊，手搖式的留聲機、唱片，中

英文的雜誌、書籍，以及柚木與酸枝的桌、椅、牀、櫈等舊傢俬，東一堆、西一疊地擺在店堂裏，攤在路邊，甚至把街道都堵塞了。其中書籍裏的舊教科書，常常吸引不少學生讀者的光顧。因爲當時香港的印刷業既不發達，更沒有自己統一編寫的教材，中文書本要靠中國內地輸入，外文書本更非靠英美等國運來不可，所以新書的量少而價昂，學生便退而在「古紙堆」中找到自己所需要的讀本了。一般學生把買來的舊書，用過之後再傳弟妹；如此，一本舊書往往就在好幾個人手中輪轉流傳，以致成了脫皮爛骨的古董了。這些舊書商主要是靠春秋兩季的開學時間，賺取利潤，其他時間都可說是淡季了。

摩囉街雖是舊貨市場，你如果涉足其間，卻會給你帶來驚人的喜悅。譬如，腕錶的游絲壞了，留聲機的彈簧斷了，或者少了一隻成配的沙發椅，都不難在摩囉街的蹓達中，順遂心願。倘使你對玉石金器還有辨別眞僞的本事，或許在廉價的交易中，所獲得的竟是千年古玩或稀世珍寶呢。

摩囉街經過第二次世界大戰烽火的洗劫，許多舊書攤都焚爲灰燼；重新開張的舊書攤，也難恢復舊觀，招引莘莘學子的青睞了。代之興起的古玩店，卻是琳瑯滿目，玉佛、玉觀音、銅獅子、小玉屏風、銅鼎、瑪瑙

杯……不一而足。你願意流連半天，在把玩琢磨件件古物時，不禁會對它們的不凡來歷，產生許多的想像：也許是宋明時代的產物，經過了不少動亂的歲月，也幾經易主而東遷西徙，以致隨着帆船遠遊異邦，流落在小島；或者，是印度在孔雀笈多二王朝繁盛時代的精品，由於外國的掠劫而散失在廢銅爛鐵之中，却仍閃爍着昔日的燦爛光輝。

但在所有古玩中，要算明碼實價的琉璃電燈罩最爲昂貴。小的標價一百數十元，大者高到二、三百元，以戰後的生活指數衡量，都是屬於高檔貨。不過，富商鉅賈並不認爲是大手筆，樂於掏腰包買了回去，懸於豪華廳堂與會客室，既是奢侈的點綴，又能滿足虛榮之心。何樂而不爲？古玩店東是摸透了這類主顧的心理的——物以稀爲貴嘛！此外，古字古畫價錢也不菲，但物有所值，明代八大山人（朱耷）的畫、文徵明的字，有時也可以被發現而收購珍藏；然而，店主中也不乏裱畫裱字的能手，且能複製古畫古字，所以魚目混珠，眞僞莫辨，顧客也常上當受騙，蒙受損失。

摩囉街往日的特色，在半個世紀以上的時光洗滌中，已經不但黯然無光，且也面目全非，獨有「摩囉」的稱呼，留給人們淡淡的懷念。

名山勝石

——歷史的見證

香港和九龍及附近離島，名山勝石可謂數之不盡。許多名山上的勝石，具有怪異的形態特徵，如七姐妹道的鯉魚石和太平山頂的蟾蜍石，便是以名狀石的。可是，還有一些勝石，卻因富於離奇和神秘的傳說而得名，像寶雲道的姻緣石和大澳的將軍石，都能娓娓地道出一段動人心絃的故事來。

其中侯王廟的鵝字石，更是膾炙人口。鵝字石位於侯王廟之側面，石上刻鏤着丈把大的「鵝」字。該字是用行草體一筆寫成，氣勢剪勁雄渾。這是一個清朝秀才、九龍城西頭村人張壽仁所書。「鵝」字兩旁，有出自東莞黎慶堂手筆的一副對聯：「古石書鵝摹逸少，名山駕鶴仰侯王。」

在侯王廟的背面，也有一塊石頭，上書一個斗大的「鶴」字，兩側同樣刻有一副對聯：「道古仙巖歸鶴嶺，侯王顯赫鎮龍疆。」

由此可見，百姓對於南宋末年的忠臣楊亮節爲人之景仰，並奉爲神明

的至尊無上的地位。

可惜，鶴字石於日本帝國主義的鐵蹄伸入香港期間，被踐踏蹂躪了。而鶴字石也由於環境的變遷，隱匿於苔鮮蛛絲之中，且四周荊棘叢生，鮮有遊人瞻仰憑弔了。

位於九龍城寨西北的白鶴山，以有白鶴飛來棲息，故名。其上有遊仙巖，巖下有三塊小石排成「品」字形，上承巨石一塊，高可七丈，寬約三丈許，頂上有棋盤棋子。在遊仙巖內，尚有一塊巨石，一半伸入土中，一半暴露於外，若以小石輕敲細擊，則發出清脆的「叮咚」之聲，餘音迴響，別有一番情趣。

往「叮咚石」再上，更有一塊烙着脚印的石頭。脚印僅有一個，長二尺餘，深爲半寸，這便是傳說中的仙人遺蹟。

外國人眼中的青山，實際是指屯門。大海夾着的斷崖，造成開闊的沙灘和平地，而從海灣之西峭拔挺立的山峯，便是唐代屯門的故址了。

唐代的古文大家韓愈，貶謫南方之後，曾經到過屯門。在屯門石碑上，相傳韓愈題有「高山第一」四個字，每字大一尺有餘；其旁還隱約可見「退之」二字的落款。同時，石碑背後有一首石刻詩：「兩巖雖云牢，

木石互飛發。屯門雖云高，亦應波浪沒。」這四句詩見於《昌黎集》的「送元協」律詩中，由此推斷，此詩也當是韓愈所作無疑。

自遠古以來，廣東是溝通外國的交通中心，而屯門就成了從海上進入珠江口岸的停泊站了。在唐朝的《古今郡國道縣四夷述》一書中，有「自廣州赴東南，海行二百里即至屯門」的記載；宋代的《嶺外代答》，也説明了由東南一帶如印度尼西亞的巨港、安南的東京州到達中國南岸，「其欲至廣州者，則自屯門而入；其欲至泉州者，則自甲子門（廣東省惠州）而入」的事實。

韓愈自知逆風行舟之艱辛，更是明瞭颱風興波作浪之險惡，所以登臨屯門之巔，作詩抒發感慨，應是十分自然的事情。

不過，「高山第一」四個大字和二十個字的詩句，經歷了四五個朝代的更替，遭受風風雨雨的侵蝕，年久失修，已經殘缺斑駁得幾乎難以辨識。

屯門的名稱，也經歷了數度的更易，杯渡山和青山都曾經是它的歷史性稱呼。至於屯門的名稱沿用於今，大概同屯田戍兵有關。在唐代，遠在西北的沙漠荒原，都曾派兵駐守玉門關，而偏於南域疆界的險要關隘，搭


位於屯門的青松觀，善男信女聯袂而來。

起瞭望臺，監視南來北往的船隻，警戒海盜的出沒擄掠，播揚唐代帝國的聲威，都該是順理成章的遐思邈想。

說不定在唐代末年，曾在五羊城建立過南漢王朝的劉氏家族，從波斯帝國迎來的嬪妃們，當乘坐的帆船遇上狂風巨浪，都在屯門度個幾個深宵吧？

我們重臨屯門，撫今追昔，寧不發思古之幽情？

望夫石

——歷歲月而彌貞

望夫處，
江悠悠；
化爲石，
不回頭。
山頭日日風和雨，
行人歸來石應語。

這是南宋時代的詩人劉克莊，在自己所填的一首詞裏，反映了望夫石的靈性。

九龍的名山不少，如鷹巢山、燕墩山、雞胸山和獅子山。它們之所以負有盛名，往往跟山的大小高矮無關，而是跟優美動人的傳說相連。其中家傳户曉、遐邇馳名的，就要數獅子山了。可是，獅子山最令人神往、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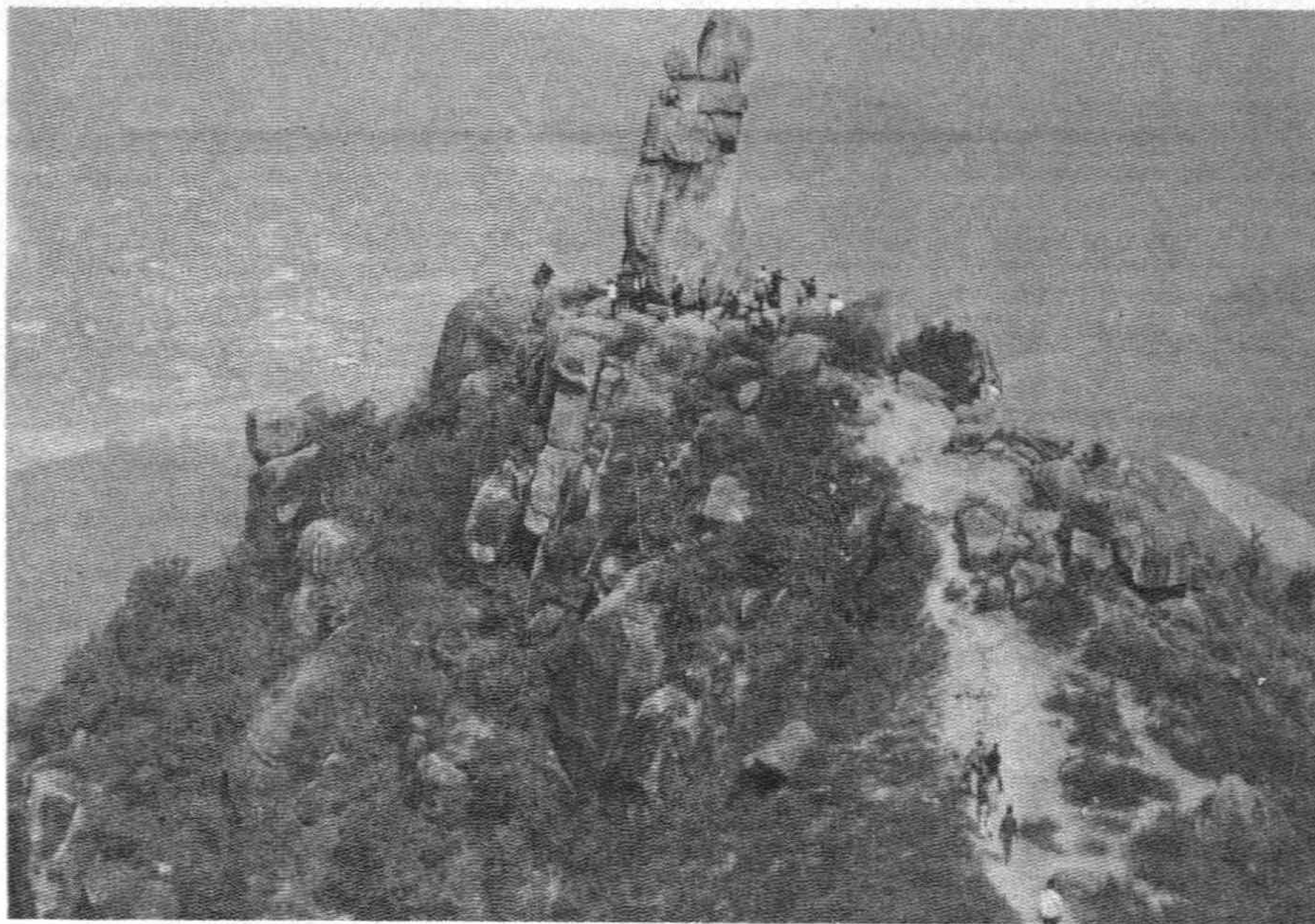
人駐足的，當然也不在它睡獅的雄姿，是在它鄰近頂峯的望夫石了：

有那麼一個婦人，曾經目送自己的丈夫駕起白色的風帆，踏碎千層的惡浪，毅然飄洋過海，去異地謀生。她知道，此去征途兇險多，所以在江畔分手時，千叮嚀、萬囑咐，盼望丈夫早日回來團聚。

然而，丈夫一去經年，妻子既不得遠方的回音，更不見歸來的蹤影，祇能同已經降生的骨肉相依爲命。不過，她朝思暮想，愁腸百結，食不甘味，夜不能寐，終於揹上襁褓中的孩子，步上獅子山的絕頂。從此，不論是狂風怒號的日子，或是驟雨傾盆的陰天，也不論是嚴寒酷暑，或是狼嚎虎嘯，她都佇立山頭，翹首遠眺。可是，日盼夜盼，她所望見的漸行漸近的帆影，却始終沒有載回自己的親人。

結果，這個盼郎歸的婦人，便化爲一座望夫石，千百年來一直在山上屹立着。

當我們乘坐汽車或者火車，穿過獅子山隧道，我們祇要向右仰視，一眼就會瞥見山頂上、婦人揹着孩子對江眺望的身影。如果雲霧繚繞山間，我們更可想見婦人悲苦的面顏；要是煙雨籠罩四周，我們又能體察婦人陰鬱的內心。



歷歲月而彌貞的望夫石。

確實，婦人悲苦的面顏、陰鬱的內心，歷代以來，都獲得人們深切的同情和誠摯的景仰。特別是那些感同身受的寡婦孤兒，或在她的身邊低迴流連，黯然神傷，或在她的身上撫慰沉吟，感慨萬端……

這就難怪，她的形象不僅感動了七百年前的劉克莊，而且感動了今天的詩人。

距今已經四十有餘年的一位詩人，更作了一首「望夫石賦」，悲憫她的身世：

荒涼片石，古色蒼然，寥寥曠代，寂寂長年。自驪歌兮唱罷，分翠袖兮堪憐。遙望前途，

動凄涼之別緒，誰知片刻，便解化於危巔。嗟誓死以靡他，空悲偕老，歎浮生之若夢，永斷前緣。

如今風雨山頭，吊紅顏兮二八，憶昔煙波渡口，對白水兮三千。爾其目斷吳雲，愁生楚雨。始抱憾而難明，終含情而莫吐。非同化蝶，歷歲月而彌貞，不肯爲蟬，受風霜而獨苦，絕類臨池織女，遺像長留，倘逢說法生公，點頭定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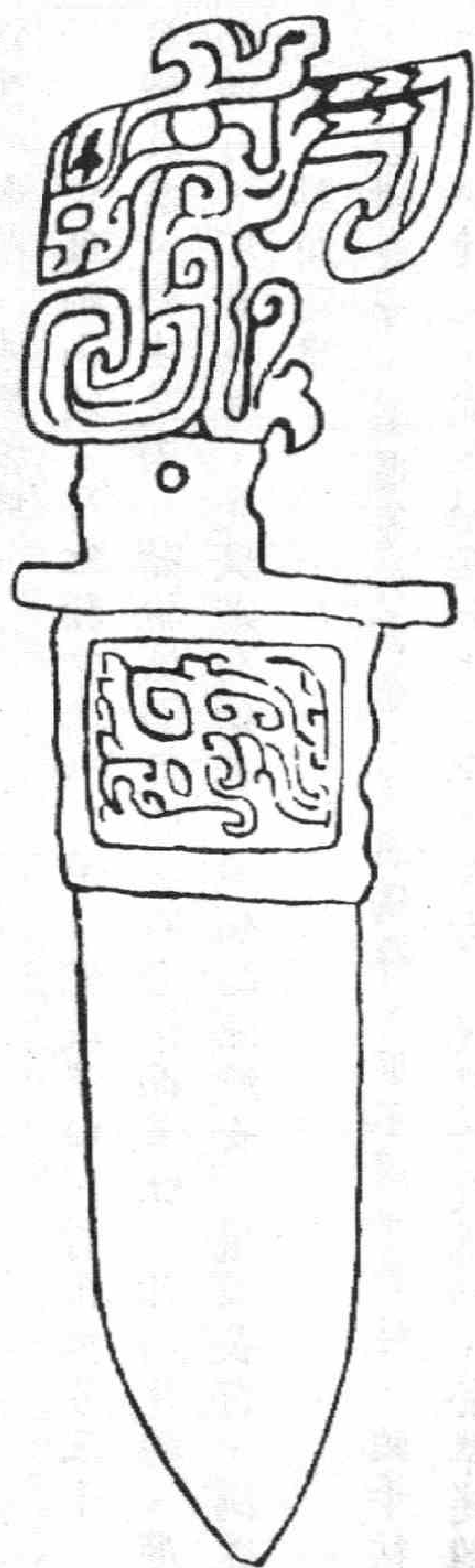
硜礎自守，堅還等於雲根，孑然獨存，崩不同乎天柱，閱千秋而寄慨，往事凄切，立孤岫而如生，夕陽今古。況乃煙霞縹緲，蒼翠迷離；人寰已謝，魂魄何之？花發杜鵑。

染當年之別恨，竹留慈姥，伴終古之相思。幾經碧草埋藏，心原不轉；任是青蘿遮蔽，情總如斯。夜月秋風，四圍寥落，暮寒春樹，一段凄切。

若教片羽看來，無生無滅∴料得柔腸斷後，如醉如痴。乃使鶴歸難忘，蝸迹頻生，既非同穴，空負前盟，菱鏡長閑，照容顏之憔悴，苔衣半裂，悲寒暑之紛更。

不知遊子經年，可有青蛾入夢，試問征人何處，怪他白石無聲。蔓草

荒烟，離情熟悟，斜風細雨，烈性彌貞。倘教地下重逢，應知隕涕，若使天涯復返，未免多情。



宋王遺蹟

——宋王臺、二王殿與梳妝石

一鞭殘照上煙蘿，驢背詩人自嘯歌，黃葉疏林秋色好，海天還屬宋山河。

鼎湖龍去石猶存，三字磨崖映鯉門，一曲水仙杯酒酹，白楊風颭國殘魂。

離離禾黍故宮秋，羞見臨幡出石頭，終古難消亡國恨，怒濤嗚咽向東流。

漁樵閒坐話南朝，鴉點長堤柳拂橋，繪出蒼涼天水碧，白頭詞客亦魂銷。

這是一位名爲「選樓」的白頭詞客，在所作的「宋王臺秋唱圖」國畫上的自題。

南宋斷送山河與衞王趙昺寃沉汪洋，已是超逾七百年的傷心史。但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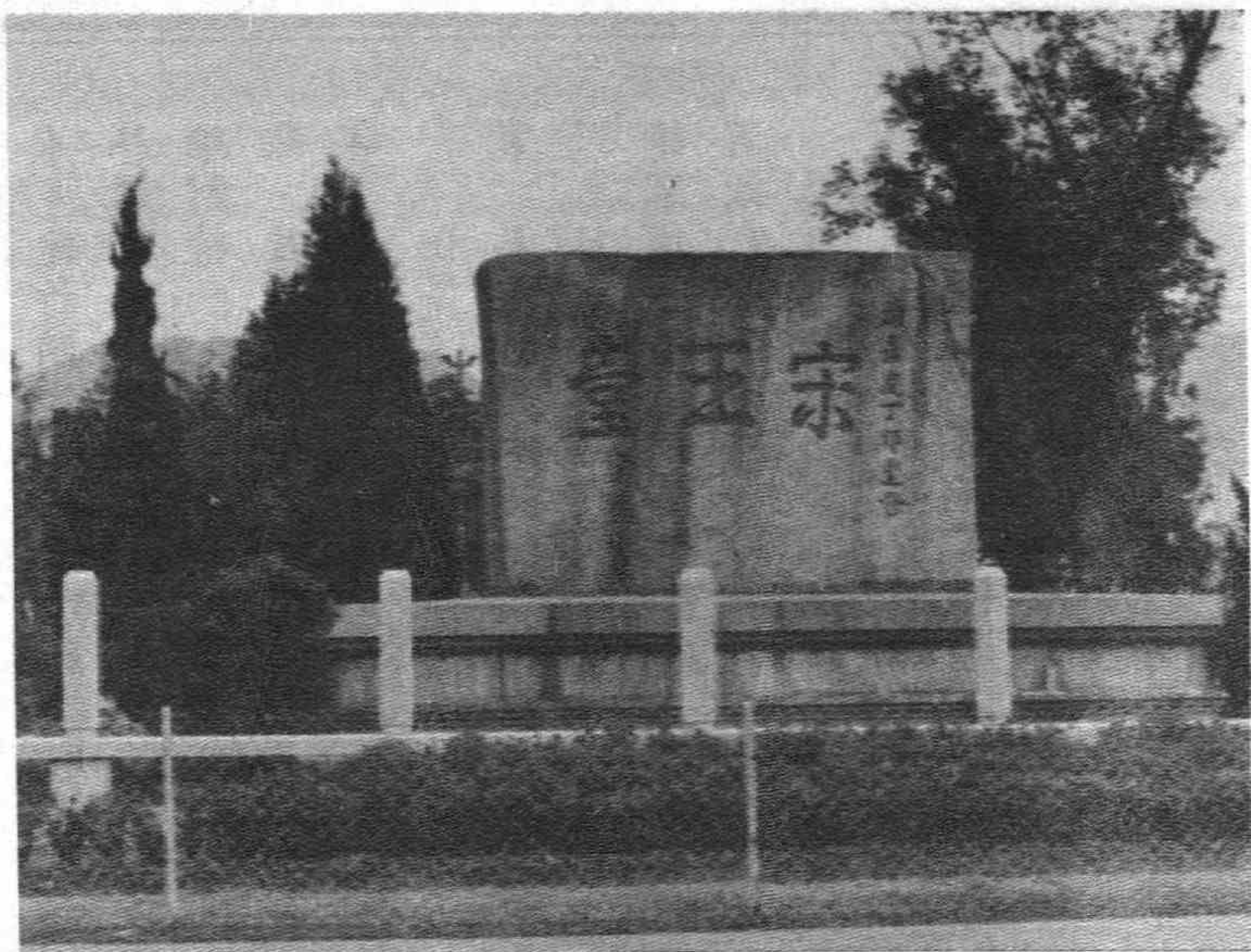
人竟勾起一段南宋的往事來，乃是目睹區區一塊殘石的緣故。

公元一二七七年春，端宗趙昰由福建的泉州逃亡廣東的潮州，再經惠州（甲子門）和虎門（東莞），次年春夏間又逃到廣州灣外的碙洲（碙州）而亡。繼之，由文天祥立衛王趙昺爲帝，由張世傑與陸秀夫護着，乘船從碙洲轉移到新會的崖山，終於在後有追兵、前無進路的情勢下，投海死去。在這顛沛流離的期間，趙昰與趙昺兄弟還曾輾轉避匿於九龍，所以留下了宋王臺、二王村與梳妝石的遺蹟，供後人追思瞻仰。

宋王臺原在馬頭涌的一座小丘上，英國人稱之爲「聖山」（Sacred Hill）。小丘方圓三百呎，高一百十四呎，東北跟九龍灣相接，南面跟馬頭角爲鄰，西爲譚公道，西南是二王村。

相傳趙昺被元兵追到小丘上，正是危急萬分時刻，丘上的大石頭忽然崩裂，趙昺得以及時鑽進縫罅中喘息，躲過元兵的搜捕。後人爲了紀念宋帝昺，便稱小丘上的石頭爲「宋王臺」。

保存宋王臺遺蹟的動機，是始於一八九八年八月十五日。當時，立法局中的一位華人代表，依市民的意願，以「（一）宋王臺有六百年歷史，應予保存；（二）九龍開闢後，保存這一地方爲居民遊玩之地，實屬有



清朝嘉慶丁卯年間重修的「宋王臺」。

益」的理由，向當局正式提出，結果獲得通過，並在宋王臺所在地豎立碑誌，碑誌書以中英兩種文字：「此地禁止採石，保存宋王臺。」

宋王臺保存工程進行之際，有一個名爲「豆皮光」的工匠，曾經有過如此意外的發現：

一天黃昏時分，其他工匠都已散去，唯獨「豆皮光」在石頭縫罅中挖掘泥沙。忽然，他在泥沙之側發現一個洞穴，彷彿是人工所修建的，於是探手其中，覺得暖氣溫人手背，便一鼓作氣，斬石斷巖，覓得寶盒一具。

寶盒古樸精巧，雕飾龍紋鳳

爪。他打開寶盒一看，總共有寶物七件：一、古龍宋瓶，色澤純白如玉，外縛墨龍一條；二、巫山古硯，玉質青翠，繪有瑰麗圖案；三、沉香佛，雕刻精細，有奇異香氣；四、長方形玉石，光彩奪目；五、男女二人擁抱像，呈朱紅色；六、龍紐印，長六寸，把柄刻有五爪金龍，印底有宋體字；七、五龍環，環身五龍昂首，作朝主狀，龍爪畢現。

但是，連同寶盒在內的「八寶」珍品，最後都轉手落到洋行外商手裏，具有歷史價值的文物就這樣明珠暗投，不知身歸何處。

日本帝國主義於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底正式侵佔九龍與香港後，爲了擴建軍用機場，遂於盤據的第三年，把宋王臺遺址夷爲平地，那塊象徵性的石頭也作了遷移。

日本黷武主義者，爲着掩蓋不可告人的目的，在動工修築機場的時候，煞有介事地敦請日本佛學大法師宇津木偕同中國比丘僧尼，舉行隆重的「祭臺」禮，悼祭趙昺的魂靈。究其實，宋王臺不過是一個十分小的山丘，並不影響機場的修建工程，日帝硬是强將剷除，無非是消弭中國百姓的民族觀念罷了。

另據《新安縣志》所載，楊淑太妃之女晉國公主溺斃，後鑄金身葬於

宋王臺西側。原有墓磚，書「金夫人墓」四字，後因築教堂，墓碑遂毀。

帝昰與帝昺既然南逃九龍，也就曾在九龍某些地方住過。據傳二帝在距宋王臺不遠的地方曾設「二王殿」。

依照慣例，趙昰與趙昺已經即位，理應稱「皇」而不稱「王」，但當時元世祖忽必烈已正式開國，南宋名存實亡，元人修改宋史，將昰與昺二人改稱「二王」，以示宋元勢不兩立，二朝不可並存，故稱兩人行宮為「二王殿」。

「二王殿」的遺蹟，經歷了元、明、清三代的風雨。後來，當地的住民為表示懷念二王，將村落易名為「二王村」。清朝人吳道鎔寫了記述二王村的詩句：「寒林擁日到虞淵，戎馬艱難瘴海邊。七百年來陵谷變，二王村尚鳥啼煙」；「東陵閒詠步丘篇，艷說青門五色鮮。為問二王村畔路，可尋十畝種瓜田。」

可見，經歷了將近七百年的滄桑，吳道鎔也祇能憑着遺蹟，遙想二王殿大略的景象而已。

及後，還有蘇澤東的一首由憑弔二王村而稱道二王「忠魂」的詩：

「龍馭倉皇草野中，不簽降表矢孤忠。

高歌白雁家何在，痛飲黃龍事已空。
粵海南遷爭寸土，燕雲北望泣三宮。
勤王慷慨蘇劉義，曾赴行朝立戰功。」

在九龍城寨，也有一個跟宋王相關的遺蹟。那是一塊長方形的石塊，爲王后隨同宋王逃難到那兒，用作梳妝的鏡子。根據傳聞，元人追兵趕到九龍城寨搜索宋王及其隨從，但遍尋不獲，後來找到了那塊「梳妝鏡」，並發現「鏡」裏留着王后的遺影。於是，他們確信宋王一群曾經路過那一帶，且已走遠了。

在日寇侵佔九龍與香港前，曾有不少人前往九龍城寨，欲睹王后「梳妝鏡」的眞面目。然而，人們所見的「梳妝鏡」，已是剝蝕得徒具一塊殘石了。以後，經過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洗劫，城牆都祇剩下斷垣敗瓦，那具殘石更不知所蹤了。

帝昺跟帝昰由於都曾流亡九龍，便留下了上述三個歷史的陳迹，但帝昺雖於新會的崖山葬身魚腹，卻也在香港演化出一個離奇的傳說：

帝昺在崖山溺海數日後，百姓在香港的赤柱灣海面發現一具童屍，並且有一群烏鴉在童屍周圍張翼飛翔。據說，烏鴉爲帝昺的精靈所感召，群


「九龍宋王臺遷址」碑石。

集護衛聖體，云云。這就是篇首詩中所說的：「鴉點長堤柳拂橋，繪出蒼涼天水碧。」

帝王遇難，巨石爲之崩裂；王后梳妝，倩影長留；帝王浮屍，群鴉護靈。種種神話般的傳說，反映了百姓願作亡宋遺民，不甘淪爲元代異族犬馬的心理。

侯王廟

——侯王其人

本地的侯王廟，其實是不祇一間的，在沙田、米埔、大澳與大嶼山，都有侯王廟。

可是，九龍城西北、白鶴山下的侯王廟最爲人們所知曉。考其原因，一是該地較其餘侯王廟所在的交通都方便；一是善男信女認爲，該廟的侯王曾經顯靈，「折洋鋤盜」。

侯王廟中供奉的「侯王」，何許人也？一般的百姓祇當作神來敬仰，並不注意來龍去脈。按照陳伯陶在公元一九一七年所寫的「侯王廟聖史碑記」，道出了侯王的來歷：

南宋德佑二年（一二七六年），元兵進擊都城臨安（今浙江省杭州市），擄宋恭帝（趙㬎）北去。當時，楊亮節以姐姐楊淑妃爲貴戚的關係，得以入宮事奉益王趙昰與衞王趙昺。隨後，楊亮節陪侍二王逃到婺州，躲在深山七日；旋及，又由婺州奔走溫州，繼而又轉往福州——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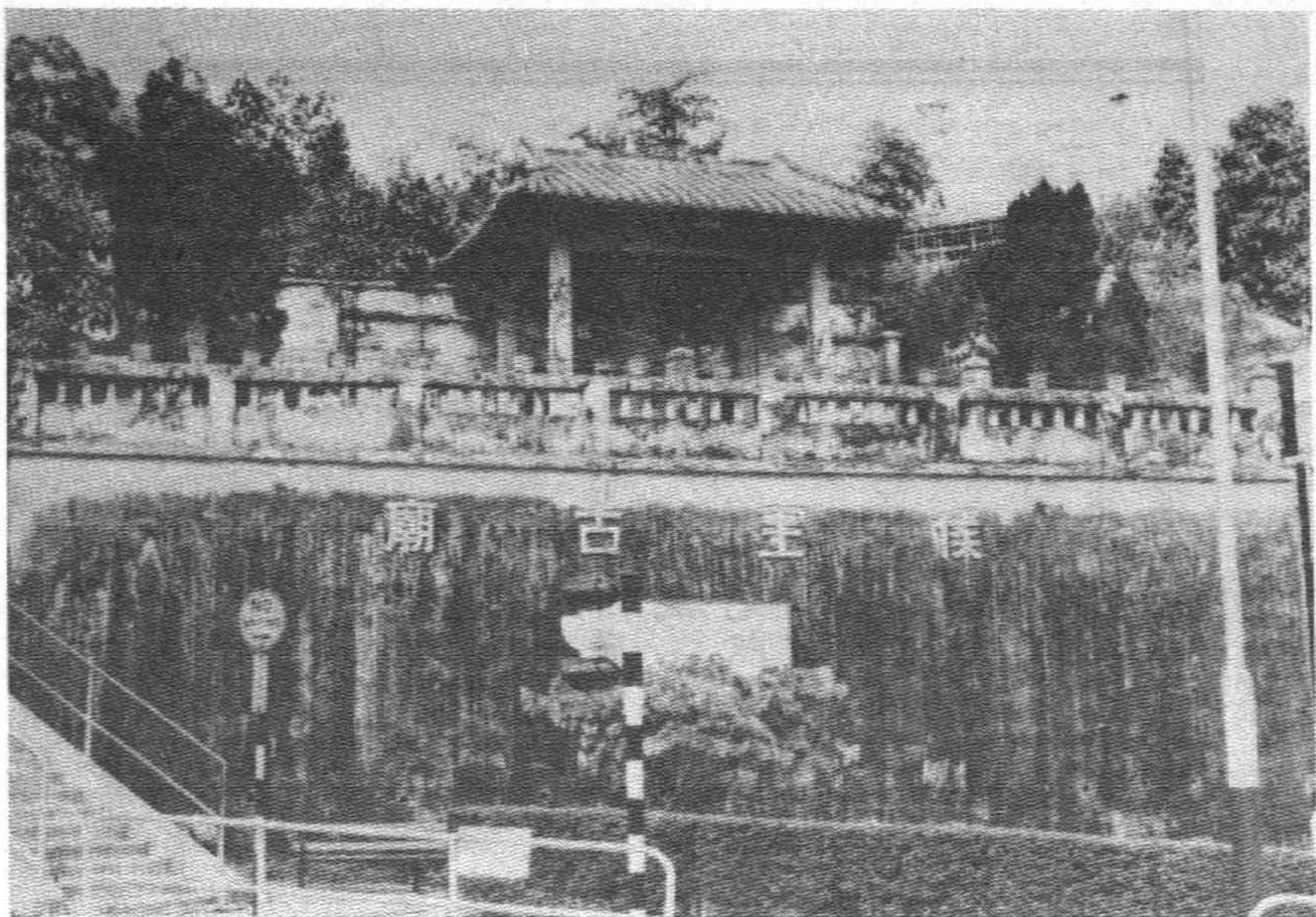
時，益王即位，是爲端宗。次年春，二王及隨從逃遁廣東的潮州，再經惠州（甲子門）和虎門（東莞），後渡海抵廣州灣外的洶洲（硇州），端宗病卒。接着衛王登基，由張世傑與陸秀夫護送，奔逃到新會的崖山。

在二王東躲西藏、苟延残喘的流徙中，雖不見正史稱頌楊亮節，但他置生死於不顧，也應不失爲一個堅貞不渝的忠臣。特別是在二王避匿九龍期間，楊亮節奔走效命，足迹遍及新界與離島。不然，在元朗墟與錦田間的米埔，地處偏壤，人煙稀少，大澳的寶珠潭，更是交通閉塞，與世隔絶，而大嶼山同樣荒凉蕭條，何以都有侯王廟供人參拜？

再者，宋室之外戚，多受封爲王。但，楊亮節生封侯歿封王，蓋當輔佐國政，建有殊功，尤以千難萬險之中解救二王，更見赤膽忠心。因此，始封侯，後晋王，是恩禮之所必至，以彰其善始善終。

在衆多的侯王廟中，座落於九龍城的一間，香火鼎盛，廟内廟外掛滿「候保扶持」、「恩光遠蔭」與「惠及遐方」之類的匾額。其中，「折洋鋤盜」的匾額，有一段曲折的史證。

事緣，廣東省有幾股惡貫滿盈的土匪，四處流竄，掠劫百姓，横行天下。當中一股土匪的頭目，綽號曰「花旦滿」，雖名字形同戲子，富於文



座落九龍城的侯王廟，建於一七三〇年，以奉祀侯王楊亮節的忠魂。

雅而溫柔的色彩，但此人兇狠如虎狼，又非常狡猾而奸詐，百姓莫不蹙額疾首。他所騷擾肆虐的範圍，殃及中山與寶安一帶，以至深入於九龍半島的新界地區。

治安當局曾數度派兵遣將，使出奇計，突襲圍捕。可是，花旦滿耳目靈通，精於應變，聞風而遁，官兵屢搜不果，班師回營。

其後，官方又施一技，懸出重金，以爲「重賞之下，必有勇夫」。雖然當時所懸賞的一萬洋元，確實是令人垂涎的大數目，然懾於花旦滿的心狠手辣，因而也無人舉報，花旦滿仍然逍遙法

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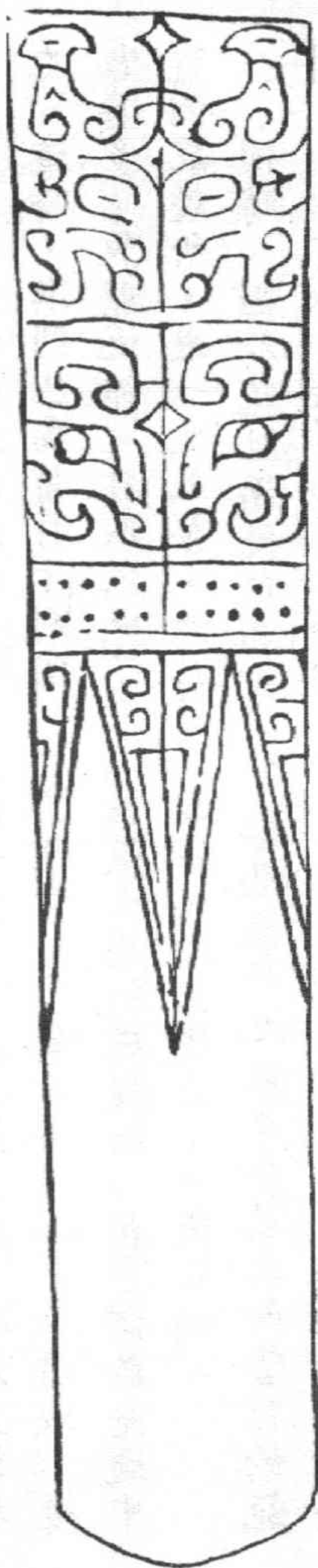
不過，官方的追捕風聲，一天緊似一天，給花旦滿造成了心理上的壓力。這時，澳門已爲葡萄牙割據，成了東方的「蒙地卡羅」——賭城，遊客甚多，魚龍混雜，自然又成了三山五嶽人馬的庇護所。花旦滿於是選中這個庇護所，避一避風勢，一旦風勢漸緩，東山復出，重闖江湖。

同時，由於花旦滿侵犯的地區，擴展至於九龍半島英國所管轄的範圍，是以香港當局對於花旦滿的捉拿，也不遺餘力，務達目的，以逞公安的威力，又可維持地方的安寧。

廣東大鵬協副將何長清朝思暮想，一籌莫展。但，終有一日，他突發奇想，先向侯王請示，懇求親授機宜，然後以外交途徑同香港當局會商，共同拘捕花旦滿。

終於，雙方獲得一致協議，由香港當局派出偵探，會同澳門警察，摸清花旦滿的幽居與虛實，終於出師告捷。花旦滿被引渡香港，施以死刑，猖獗一時的江湖大盜，得到了應有的收場，因而大快人心，人心大快，時爲公元一八八九年（清光緒十四年）。

何長清等輩，以爲能夠除去大害，是侯王顯靈，折服洋人協助的結



果，於是送上那副匾額，以誌神威。何長清之見識，未免央央迂腐，但不難想見人們對侯王所懷着的虔誠與崇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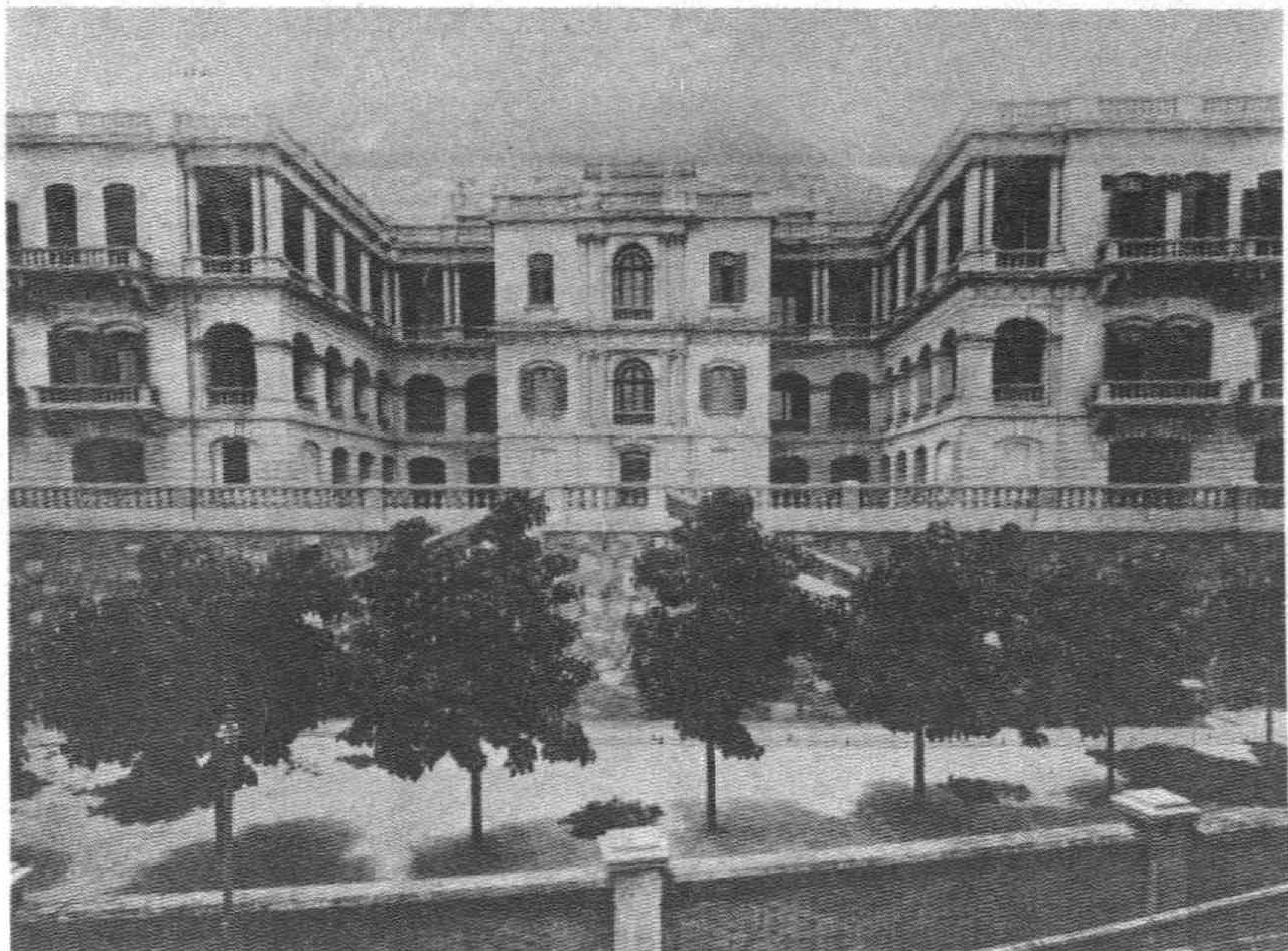
孫中山先生在香港

——學習與革命活動

孫中山先生跟香港的關係非常密切，不獨曾在香港數所學校讀書，也曾在香港鼓吹革命。

孫中山先生於公元一八七七年跟隨兄長德彰赴美國檀香山，先在埃奧蘭尼書院（Ioloni College）就讀，後轉入奧恩書院（Oahn College）就讀。由於孫中山先生學業優良，結業時由夏威夷國王特別選擇有關中國問題的書籍，親自頒獎給他，以示鼓勵。數年後，孫中山先生回國，先後在香港拔萃書院與皇仁書院攻讀。按：拔萃書院創立於一八六〇年，雖是香港早期的男女合校，但沒有中國的女生，僅有中國的男生，孫中山先生即爲該校中國男生之一，而皇仁書院是一八八九年以中央書院舊址改建的。孫中山先生在皇仁書院學習之後，又到廣州博濟醫院附屬醫科學校學了兩年。

孫中山先生，並不滿足於博濟醫院附屬醫科學校的所學，旋及轉來香



一八六二年開辦、原址在鴨巴甸街的中央書院，先後更名爲維多利亞書院與皇仁書院。

此圖爲皇仁書院遷址銅鑼灣的校景。孫中山先生曾於該院攻讀。

港雅麗氏醫院附設的學校繼續攻讀醫學。該醫院附屬學校，即是香港大學醫學院的前身，創辦於一八八七年，原名香港西醫書院。

創辦時，全校學生三十餘人，修業期限爲五年。一八九二年，第一屆畢業生僅得二人，一是孫中山先生，另一是江英華。由全體教員署名的畢業文憑的內容爲：「香港西醫書院掌院，並講考各員等，爲給執照事，照得××在本院肄業五年，醫學各門，歷經考驗，於內外婦嬰諸科，俱皆通曉，確良行世，奉醫學局賞給香港西醫學院考准權宜

行醫字樣，爲此特發給執照，仰該學生收執，以昭信守，須至執照者，右仰該生收執。一八九二年×月×日」

孫中山先生各科的學習成績差不多都是滿分（即一百分），僅有一科未達滿分，經過全體教員會議的研究，也同意加到滿分。

畢業後，孫中山先生便在廣州與澳門兩處行醫。

同時，孫中山先生東奔西走，跟志同道合的尤少紈、楊鶴齡、陳少白、陸皓東與鄭弼臣等，在檀香山秘密成立「興中會」的革命組織，後將「興中會」移來香港，設址於士丹頓街十三號，門外標以「乾亨行」爲幌子，掩人耳目。

在這個歷史時期，亞洲的局勢日益緊張。一方面，日本竭力拉攏朝鮮的獨立黨，企圖吞併朝鮮，並以此爲跳板，侵佔中國；一方面，朝鮮適逢東學黨內亂，朝鮮國王請求清廷援助，於是清廷派兵前往。

但是，日本素來不承認清廷對朝鮮的保護權，同時朝鮮獨立黨黨魁金玉均在上海被暗殺，更加激怒了日本，由是日本也派兵到朝鮮，並劫持朝鮮國王，脅迫朝鮮同清廷斷絕關係。

中日交戰便是大勢所趨，無可避免，可是一經接觸，清軍連連敗北，

遂於一八九五年又訂下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
於是，群情激憤，孫中山先生「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合衆政府」的革命宗旨，深得人心。當時，在香港執業的華人大律師何啓、《德臣》英文報紙記者黎德（Thomas H. Rhi）與《士蔑》英文報紙記者鄧勤（Chesney Duncan），對孫中山先生的革命主張，曾給予不小的助力，對清廷的腐敗政治，也曾大加抨擊。而且，「興中會」的英文宣言，就是由英國人黎德與高文（T. Cowen）草擬，而由華人何啓與謝讚泰修訂的。
次年，孫中山先生在倫敦被清廷公使館拘捕，幸得他在香港習醫時期的英人教師康德黎的營救，始能脱險。
孫中山先生在内外各方人士的支援下，認爲爆發革命的時機已經到來，便於一九〇〇年聯同楊衢雲、鄭士良、陳少白與史堅如等人署名，致書香港總督卜力爵士：
中國南方志士謹上書香港總督大人臺前：
竊士等數十年來早慮滿清政府庸懦失政，既害本國，延及友邦，倘仍安厥故常，呆守小節，禍恐靡及！
用是不憚勞瘁，完事預籌，力謀變政，以杜後患，不期果有今日

之禍！當此北方肇事，大局已搖，各省地方勢將糜爛，受其害者，不特華人也！天下安危，匹夫有責，先知先覺，義豈容辭？

士等睹此時艱，亟思挽救，竊恐勢力微弱，奏效爲難，政府冥頑，轉圜不易，疆臣重吏，觀望依違，定亂蘇民，究將誰屬？深知貴國素敦友誼，保中爲心，且商務教堂，遍於內地，故士等不嫌越分，呈請助力，以襄厥成，願借殊勳，改造中國，則內無反側，外固邦交，受其利者，又不特華人已也。一害一利，相去如斯，望貴國其愼裁之！否則恐各省華人望治心切，過爲失望，勢將自謀，且禍變之來，殆難逆料，此固非士等所願，當亦非貴國之所願也。

時不可失，合則有成，如謂滿政府雖失政於先，或補救於後，則請將其平素之積弊，及現在之兇頑，略爲陳之：

朝廷要務決於滿臣，紊政弄權，惟以貴選，是謂任私人；文武兩途，專以賄進，能員循吏，轉在下僚，是謂居俊傑；失勢則楣，得勢則驕，面從心違，交鄰慣技，是謂尚詐術；較量強弱，恩可爲仇，朝得新懽，夕忘舊好，是謂瀆邦交；外和內狠，匿怨計嫌，釀禍伏機，屢思報復，是謂嫉外人；上下交征，縱情濫耗，民膏民血，剝叠應

需，是謂虐民庶；鍛鍊黨匪，殺戮忠臣，杜絕新機，閉塞言路，是謂仇志士；嚴刑取供，獄多瘐斃，寧枉毋縱，多殺示威，是謂尚殘刑，此積弊也。

至於現在之兇頑，此後尚無涯涘，而就現在之已見者，則如妖言惑衆，煽亂危邦，釀禍奸民，褒以忠義，是謂誨民變；東亂既起，不即剿平，又借元兇，命爲前導，是爲挑邊釁；教異理同，傳道何罪，唆聳民庶，屠戮遠人，是謂仇教士；通商有約，保護宜周，乃種禍根，蕩其物業，是謂害洋商；睦鄰遣吏，國體攸關，移炮環攻，如待强敵，是謂戕使命；書未絕交，使猶滯境，圍困使者，囚禁外臣，是謂背公法；平匪全交，乃爲至理，竟因忠諫，慘殺無辜，是謂戮忠臣；啓釁貪功，覬覦大位，不加伐誅，反授兵權，是謂用僨師；裂土瓜分，群雄眈視，暗受調護，漠不知恩，是謂忘大德；民教失歡，原易排解，偏爲挑撥，遂啓病端，是謂修小怨。

凡此皆滿政府之的確罪狀，茍不反正，爲禍何極？我南人求治之忱，良爲此矣。士等深知今日爲中外安危之所關，滿漢存亡之所繫，是用力陳利弊，曲慰同人，南省亂萌，藉茲稍緩，事宜借力，謀戒輕

心，上國遠圖，或蒙取錄。

茲謹擬平治章程六則呈覽（六則章程從略，不錄），懇貴國轉商同志之國，極力贊成，除去禍佞，聿昭新治，事無偏益，利溥不同，惟是局緊機危，時刻可慮，望早賜覆，以定人心，不勝翹企待命之至！

孫中山先生認爲，北方義和團運動正如火如荼，或許可以邀得廣東總督李鴻章之合作，於廣東發難，宣佈獨立。香港總督卜力爵士收到上書後，即同李鴻章聯絡，但李鴻章知悉清廷慈禧太后出亡，便急忙趕赴北京，廣東獨立之舉，祇有擱置。

次年，興中會成員楊衢雲在香港結志街五十二號門前，爲清廷所買通的兇手暗殺，身中三槍，翌日身亡。這是興中會爲推翻清廷統治而犧牲的第一個烈士。他後來被葬於跑馬地墳場，編列第六三四八號，墓前豎一斷頭石柱，象徵着烈士死於非命、革命尚未成功。

同年的陰曆九月初十晚，孫中山先生會同其他志士在廣州首次起義，不料事機不密，參與起義的陸皓東、朱全權與邱四等爲清兵所殺。



上圖爲安放於中環士丹頓街十三號永善菴外牆的「紀念孫中山先生」的牌匾。

事後，孫中山先生奔走海外，擴大宣傳，並將「興中會」與「華興會」、「光復會」聯合組成「同盟會」，又經過九次的起義，其中包括「黃花崗之役」，更是震撼人心。孫中山先生在總結是役時指出：「是役也，碧血橫飛，浩氣四塞，草木爲之含悲，風雲因而變色，全國久蟄之人心，乃大興奮；怨憤所積，怒濤排壑，不可遏止。不半載，而武昌之大革命以成，則斯役之價值，直可驚天地，泣鬼神，與武昌革命之役並壽。」

一九一一年的武昌起義，是第十一次的壯舉，導致清廷的覆

亡。

可見，香港是孫中山先生從事革命的基地之一；他在香港的革命活動，也是一系列推翻滿清運動的組成部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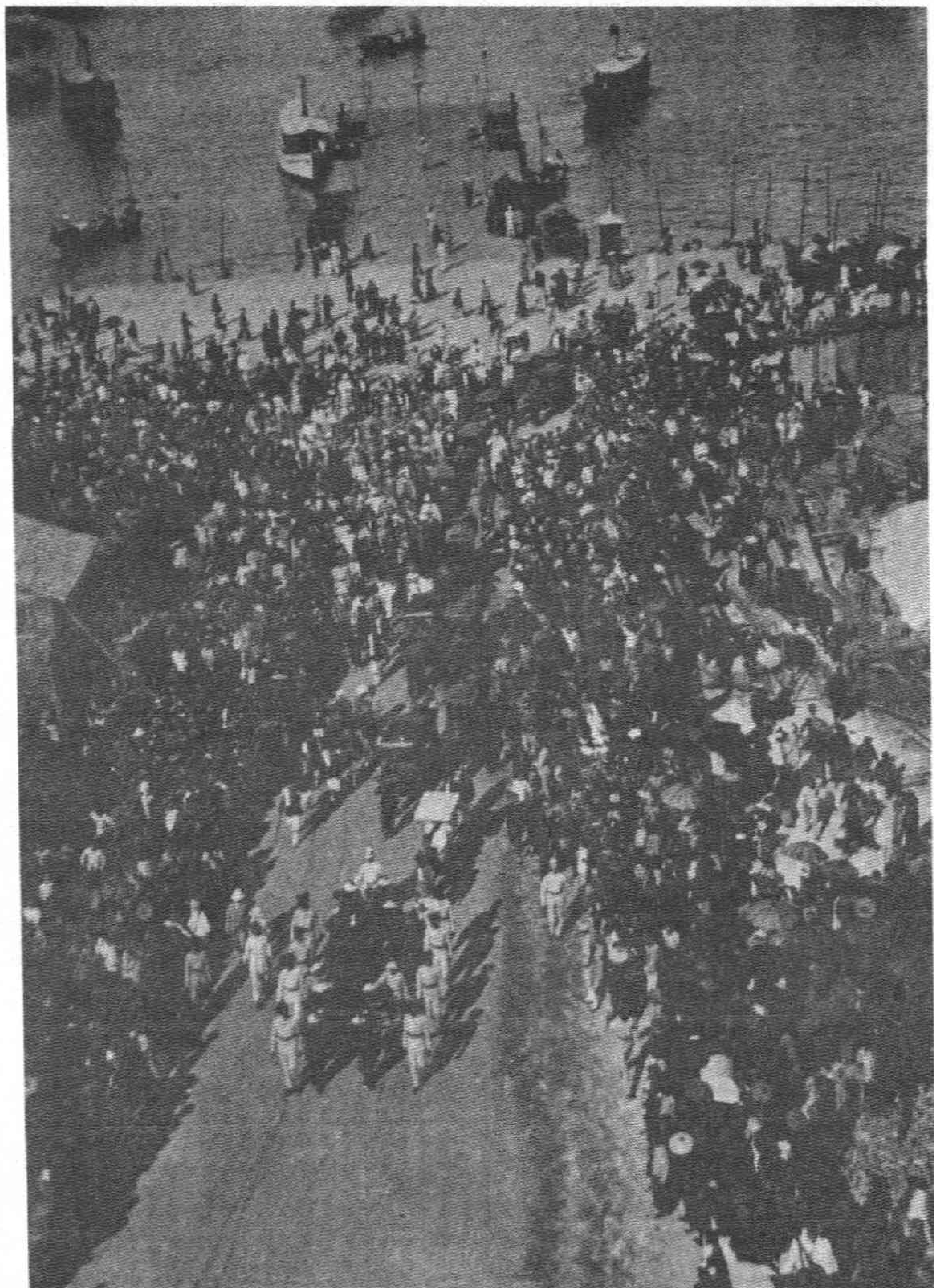
歌賦街八號是孫中山先生從事革命活動的又一地點。

名爲「龍津」的橋與亭

——文獻中所見的古蹟

當英、法聯軍浩浩蕩蕩先取浙江的定海、次奪河北的大沽之後，清廷慌忙遣使議和。但，英、法聯軍以乘勝之餘威，長驅直入，攻佔都城北京，並將圓明園付諸一炬，清廷文宗皇帝倉皇出奔熱河，指使其弟恭親王奕訢留京同聯軍談判。結果，繼天津條約又簽訂了北京條約，把九龍半島界限街以南地區割讓予英國。

在一八六〇年所簽訂的條欵中，訂明保留「碼頭一座」，作爲九龍城寨通海之用。該座所謂的碼頭，衹是簡陋非常的木石橋，經過一八七三年（清朝同治十二年）動工修築，於一八七五年（清朝光緒元年）竣工後，構成初具碼頭的雛形：用石搭建，全長六十丈，寬六尺，橋墩二十一個。可是，到了公元一八九三年，距開始建橋才不過二十年的時間，由於潮汐的消漲、砂石污泥的堆積，橋跟海水越離越遠，以致橋跟渡船不能接駁，不得不把橋以木板加長二十四丈（即全長八十四丈），又把橋尾改



一九〇一年清朝醇親王載灃訪港，由九龍城「龍津石橋」上岸後的情景。

成「T」字形，向左右兩面伸開，寬約一丈二尺。

這便是「龍津石橋」了。

爲了記載龍津石橋的歷史，曾經豎立一個石碑，敍明建橋的經過：

新安地瀕遐海，九龍山翠，屏峙南隅，環山居者，數十萬家。自香港開埠，肩相摩，踵相接，估船番舶，甲省東南，九龍趁集日夥。蜑人操舟漁利，橫流而渡無虛期，地沮洳阻深，毋落潮，篙師無所逞。

同治歲癸酉，衆醵金易渡而梁：計長六十丈，廣六尺，爲礎二十有一，縻金錢若干，光緒乙亥橋竣，夫除道成梁，古王遺軌，然工程坌集，往往道潰於成，謀夫孔多，職此之咎。全都人士，一乃心力，以告厥成功，使舊時澱滓之區，成今日津梁之便，垂垂綿遠，與世無窮，此豈地之靈歟，抑亦由人之傑也。

銘曰：叱鼉橫漢，駕鵲凌霄，在天成象，在地成橋。

杖擲虹飛，受書溪曲，抑桂攀丹，垂楊撲綠。

斬蛟何處，騎虎誰人，高軍駟馬，于彼前津，

石昏神鞭，杵驚仙擣，乘鯉江皋，釣鯨煙島。

帽簷插杏，詩思吟梅，風人眺覽，雪客徘徊。

緊彼雌霓，臨江炫彩，矧此滄溟，樓船出海。
乃邀郢匠，乃命捶工，絙牽怪石，斤運成風。
投馬完隄，斷鼇支柱，未雲何龍，屹立江滸。
鹵潮碧暈，鹹汐珠圓，魚鐙掩月，蟹火沉煙。
黃竹肩箱，綠荷包飯，彼往經營，此來魚販。
蘭橈剪浪，桂楫凌波，震天水調，月夜漁歌。
陵谷雖遷，滄桑不改，鞏於金湯，萬年斯在。

後來，龍津石橋加長時，又豎石碑作了記載：

天下事有致力於此而收效輒及於他事者，其機不數覯，要惟好行方便者往往得之。九龍濱海龍津石橋，創於同治癸酉，問津者咸便利之。顧地爲巨浸所朝宗，潮汐往來，沙磧多停蓄，自成橋後，歲月積漸，滄桑改觀，邇來橋之不逮於水者，殆猶今之視昔焉。

於是，商於是地者，謀所以善其後也，仿招商局碼頭之制，續作橋二十四丈，又於其端爲丁字形，寬一丈二尺，其製精而其費較省，且易石而木，泊船時亦無兩堅激撞之患，其爲用亦更適，計題捐洋錢一千七百有奇。至渡港小輪船以斯橋之利其載運也，每船願月輸碼頭租銀若干。會樂

善堂施濟所需，捐欵不恒，至僉謂碼頭租欵宜屬之樂善堂，永資挹注，蓋藉斯地之財，即以濟斯地之用，實一舉而兩善具焉。

昔莊子有言：以鹵莽耕者，天即以鹵莽應之，人事所感，即天心所感，即天心所錄，斯可以識其大凡矣。是不可以不記，且爲之銘曰：

長虹飲川，波湧雲屬，架木爲樑，用拷鼇足，如雁齒之平，匪黽脛之續，資沾溉善堂，樂斯人之得欲，合藏市以出塗，慰成功而相告，銘貞石以勵來茲，擬鄘閣之頌於蜀。

巳卯科舉人知縣　麥拔愷　謹撰　光緒十八年歲次壬辰仲秋吉日

上述兩個石碑是立在龍津石橋前面的「龍津亭」內。

龍津亭頗似古時的天壇，四面有門，分上下兩層，橫額書着「龍津」二字。亭子的作用，本是供過客遮蔽風雨和休憩的，可是也能迎送渡海的官員，所以又有「接官亭」的別名。

在龍津石橋和龍津亭之間，是炮臺的位置。四尊大炮鎮守着橋頭，把樸實的木石橋襯托得肅穆莊重。其中一尊，刻有「嘉慶十四年（按：公元

一八〇一年）吉日所造，靖字第三十六號，二千觔（按：與「斤」字通）炮一位，匠頭萬盛爐鑄」。

到了一九三〇年，香港政府爲建設市容，把西貢道、衙前圍道和太子道加以擴建，同時塡海修築啓德海濱，於是龍津亭給毀掉了。然，應百姓之請求，豎於龍津亭内的兩座石碑和龍津石橋前的四尊大炮，受到保存，並移到西貢道街頭、九龍城警署前面的三角形草坪上。當時，記載這一變化史實的銅牌上，刻着「此碑乃香港政府於一千九百三十年由通至九龍舊城之水埗門遷至此地，各炮爲守該水埗炮臺之軍用品，今置茲以保存古跡」。

由此推斷，龍津石橋當指昔日的水埗一帶，可是水埗的範圍相當廣闊，它的故址相當於今天的哪個具體地方，卻無從查考了。我們閱讀九龍城的滄桑史，而難以追尋龍津碼頭遺蹟，眞是無限欷歔！

龍津義學

——繼承「鄒魯遺風」

「龍津義學」和九龍城寨同時修竣，其時爲公元一八四七年（清朝道光廿七年）。

這個建築物頗具規範，分前「進」和後「進」，前後「進」之間爲空地，後「進」是講堂。

整個欵式同宋代考試貢士之所和後來的會試鄉試之所的貢院近似。

門前有小廊，沿石級而上，左邊和右邊是石柱。門上鐫刻着新安縣知事王銘鼎所書的「龍津義學」四字，門兩旁的對聯分別寫着：「其猶龍乎，卜他年鯉化蛟騰，盡洗蠻烟蛋雨」；「是知津也，願從此源尋流溯，平分蘇海韓潮。」這副對聯頗能反映創辦義學的宗旨和願望。在門前對面的大照壁上，更書有「海濱鄒魯」四個大字，每字約五平方尺，顯出這瀕海一隅，繼承「鄒魯遺風」，宏揚中華文化，作育英才俊秀的精神和氣魄。



龍津義學書有 四字的照壁。

同時，大照壁上還有一篇敍文，內文是：

有因時制宜者出，相機勢，備經營，即事求治，而招携懷遠之意，以寓蓋世經濟之才，如此其難也。

粵東素稱樂土，人文與中州相埒，貨財之所薈萃，番船之所駢集，富庶又甲於他省。新安地濱海邊，邑縣有官富司，猶濱海邊司耳。然，衣之裔曰邊，器之羨曰邊，器敝自羨始，衣敗自裔始，則凡官邊地者，靖共厥職，宜什伯中土，而厭薄之，獨何心歟？

道光二十三年，夷務靖後，大吏據情入告，改官富司爲九龍司，近量宜於遠，築城建署，聚居民以實之，雖備內，不專爲禦外，而此中稟承廟謨，計安海宇，誠大有濟時之識於其間，而非苟爲勞民而傷財也。

今年余奉調視事巡檢，許君文深來言，有龍津義學之建，副將黃君鵬年、通判顧君炳章、喬大令應庚及君許捐銀若干爲經始也，租歲可得若干以資生徒，仿古家塾之制，擇其尤者居焉，人必胥奮。

嗟乎，此眞即事求治，能以無形之險，固有形者也。今國家民教覃敷，武功赫濯，無遠弗居，九龍民夷交涉，人情重貨寶而薄詩書，有以鼓舞作興；則士氣即伸，而外夷亦得觀感於弦誦聲明，以柔其獷悍之氣，所

爲漸被邊隅者，宣淺鮮哉？

落成，司人以文請，既滋愧許君能助我不逮，而重爲司人深無窮之望也。記之俾勤於石。

敍文也是王銘鼎所作。其中「租歲可得若干以資生徒，仿古家塾之制，擇其尤者君焉，人必胥奮」數語，說明了「義學」二字的含意與鼓勵的辦法。同時，「築城建署」等句，也敍述了九龍城寨與九龍司之由來。

龍津義學建成後，確實按照上述方針進行過講學活動，直到辛亥革命後，也曾創辦過「九龍城公立高初兩等義學」。龍津義學除作講學之外，又是當時的鄉公所，舉凡九龍司的民衆事務，都召集所屬各鄉的鄉長前來開會，商議解決。

龍津義學的古老建築，既在歷史上發揮了應有的作用，又是九龍城寨興衰的見證。

惜字亭

——修亭緣起及碑銘始末

在九龍城寨的北端，有一個「惜字亭」。亭中立有碑石一座，名叫「敬惜字紙銘」。內文如下：

文帝教人，敬惜字紙，陰騭文中，力闡厥美。自古名賢，惜者凡幾。食報榮身，實膺福祉，桂籍一書，彰彰可紀。乃有愚夫，任其拋棄，或拭灰塵，或包餅餌，或糊窗櫺，或置牀第，甚至穢污，殘踏踐履，疾病災殃，其應甚邇。余本書生，投筆而起，雖云荒經，時還讀史；從仕卅年，謬膺重寄，敬字築爐，隨處悉備。茲任九龍，倍深克己，地逼夷棲，如履虎尾；篤敬可行，聞諸天子，單騎赴盟，艱險不避。六載從公，冰淵自矢，戎政餘閒，偶遊村里；見字多遺，行行欲止，拾歸焚之，頗稍慰矣。惟是四方，街衢巷市，撿拾需人，必求專理；披閱輿圖，有地尺咫，築鋪捐廉，義學鄰比。龍泰爲名，賃租積累，檢字僱工，費出於此；督造雙爐，在寨城裏，外建一亭，重廊迴倚。

石柱雕簷，匠作豈侈，工人攜籃，往來迤邐；土掩沙藏，業殘破毀，撿拾勿遺，須惜寸晷。浣之香湯，曬之淨几，付之靈煙，歸之海涘。工如怠乎，吾則更爾，亭爐已成，私心竊喜，嵌壁大書，揮之以指，惜字有銘，莫嗤鄙俚。伏望群公，體僕斯旨，久而行之，功德無已。

咸豐九年歲次己未仲秋　署

大鵬協副將張玉堂　指書

張玉堂既是武官又爲文人，生平善以指書，愛惜字紙。所以，該亭即爲張玉堂所築，並以指書碑銘，以誌建亭築爐的緣起。指書猶似龍飛鳳舞，靈活生動，於一九四八年時，雖爲荊棘所覆蓋，仍能辨認遺墨。

該亭建成於一八五九年（清朝咸豐九年），時值張玉堂任官於九龍城寨，爲中國官方代表，而香港已割讓予英國，因此銘中有「地逼夷棲，如履虎尾，篤敬可行，聞諸天子，單騎赴盟，艱險不避」諸語，以示自己的處境和操守。

直到一八九八年，清人又將界限街以北租借予英國之後，錦田一帶的村民曾一度群起抗爭，香港英國當局歸咎中國駐官督責不力，不僅逐走駐

官，且又三次強迫該村五十餘户村民折遷，這一有歷史意義的碑銘，也不知去向了。



兩個清兵守衛的地方，是九龍城寨。「惜字亭」即於九龍城寨的北端。

纜車・電車・火車

——兼談東洋手車、馬車與三輪車

香港的「三車」——纜車、電車與火車，其中通車最早的是纜車，在開埠後的第四十七個年頭便行駛在山頂與山脚之間了。

香港政府以有私人機構要求承辦纜車的緣故，遂於一八八二年頒佈了有關的條例。

該條例的基本要點，大致包括設計的體制、牽引的動力與行駛的路線諸項。對於後一項內容規定得具體而確切，全程共分六段：

第一段從第四七一號地段大佐治街起，經軒尼詩道（海旁東）、灣仔道、大道東，止於灣仔街市；

第二段跟第一段銜接，經大道東、大道中與大道西，止於第二一九號地段；

第三段跟第二段銜接，經大道西，止於第一八七號地段水兵俱樂部；

第四第五段跟第一段銜接，從第四七一號地段大佐治街起，至筲箕灣

第七號地段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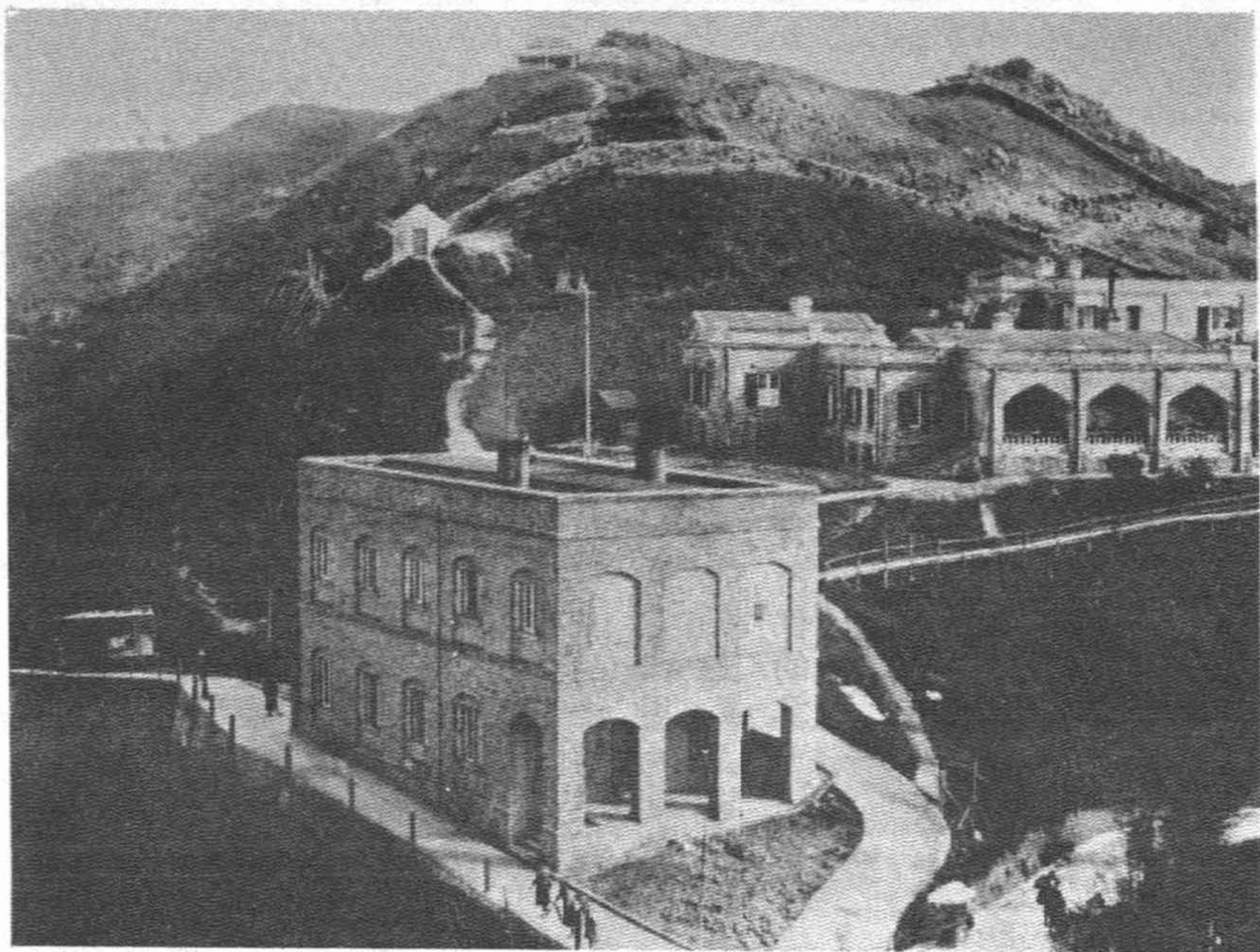
第六段起於陸軍兵房所在之西南花園道，向南直上堅尼地道、梅道、寶雲道與白蘭特順道，止於域多利山峽以北。

第一段至第五段，爲後來電車的行駛線，第六段爲纜車的行駛線。

在香港政府頒佈有關條例後，由畢其利贊臣、大衛沙宣、雲仙史蔑與嘉活曉士四家私人公司聯合組成「香港山頂纜車公司」，並於一八八五年開始修建纜車鐵軌，同時參考了舊金山、蒙特利與保羅等地的纜車設計。

由花園道的起點站到達山頂終點，全長一千三百零五尺，鋪平斜坡路面、敷設枕木鐵軌，開展這類工程，在當時的條件下，都不是輕而易舉的。當時，以蒸汽機爲動力，牽引上下兩部纜車。一部在山頂，一部在山脚，用兩條五千呎的鋼索既繫住兩部纜車，又分別捲在山頂站與山脚站的鼓形齒輪上，另外還安裝活動齒輪調節鋼索的伸長與收縮。

當蒸汽機發動後，便由齒輪帶着鋼索滑動，兩部纜車相向行駛，山上的纜車向下滑行，山下的纜車往上拉起。在司機座裏，裝有指示針，指明兩車行駛時的相對距離與位置。當兩車行駛到中途時，設有雙軌的岔道將二者左右分開；互相避過之後，又行駛在單軌上。



近景爲山頂纜車站的機房，左側爲一輛早期的纜車。

這條山頂纜車線，經過三年的修建，於一八八八年五月竣工通車。

「香港山頂纜車公司」原定是世襲制的，四家股東的後人都有繼承權，代代擁有這間公司的股權。但是，一九〇二年五月十四日，改組爲股份有限公司，並廢除了產權的世襲制。

我們從山脚乘纜車到達山頂，約十五分鐘就夠了。上山的坡度，一般是四十五度左右，最陡的地方爲八十度。在抗戰勝利後，全程的收費是五毫，現在卻要加多四、五倍的車資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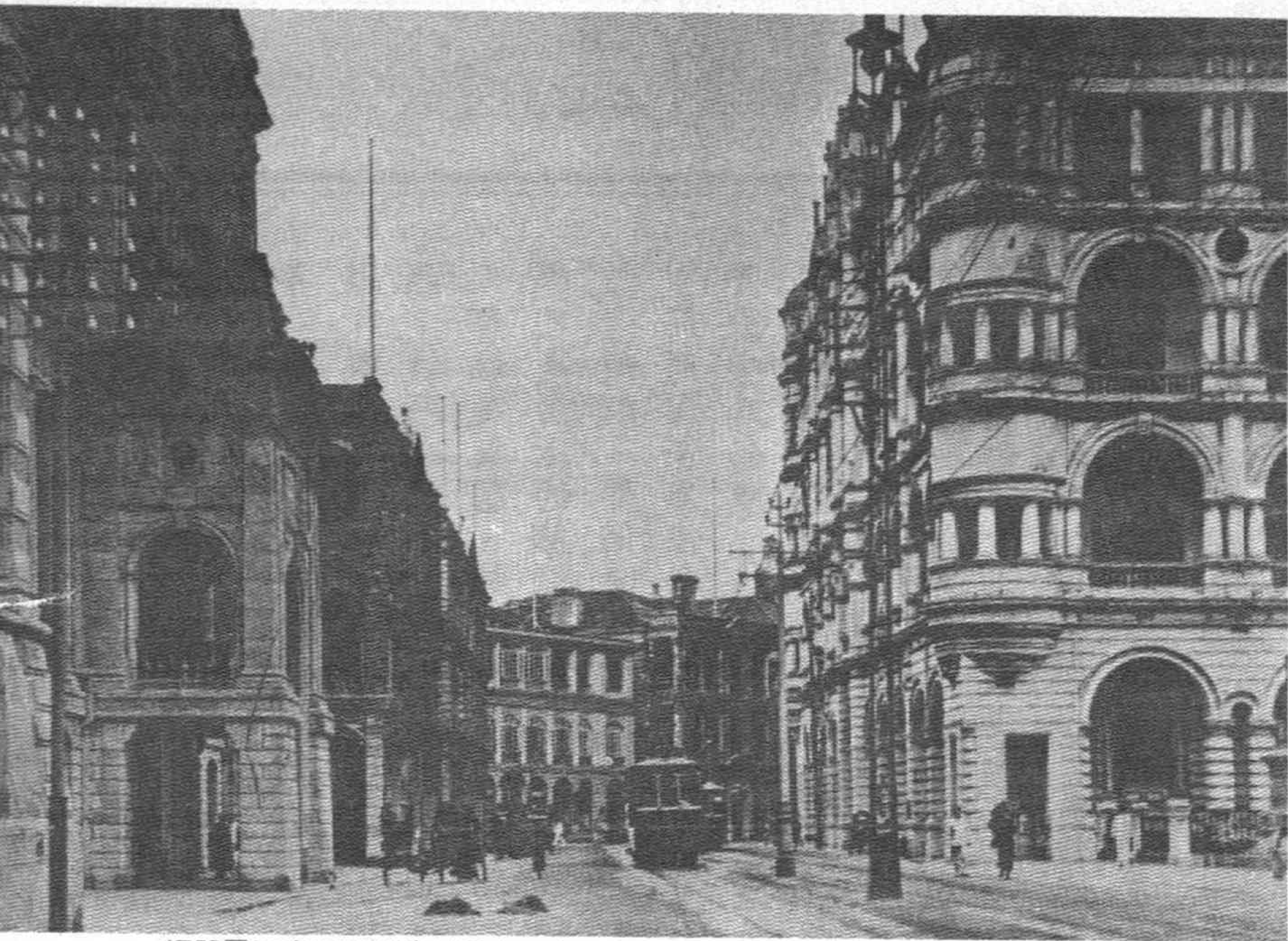
山頂纜車的終點站，本有一

所建於一八七三年的「山頂酒店」，在一九二二年讓給香港大酒店公司，而於一九三六年拆毀改修。同時，原來也還有一間「柯士甸之臂」的別墅，到一八九三年改建成「柯士甸之臂酒店」，再到後來却成了柯士甸山兵房，而到太平洋戰爭時焚於兵燹。

當時，山頂上住著一位英人比理羅士，豢養了一頭從印度買來的駱駝。他常常牽着駱駝在周圍散步，也常常領着牠下山。因此，附近的兒童時時逗着駱駝玩，對比理羅士也稔熟起來。

但是，當時纜車的修建，既不是把人們送上山去度假，住在酒店或別墅裏鬆鬆筋骨，飽覽四周的風光，也不是由於比理羅士擁有全港唯一的駱駝，而需要把人們載上山去開開眼界，祇是因爲英人高踞其上，下山上山不堪其苦。山頂所住的英人，不過二、三十户，但華人休想染指，祇有紳商何東一人，准在那裏建築別墅。這個禁例，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才不再實施。

正由於乘客稀少，山頂纜車初期的營業狀態不佳，也就影響了五條電車路線的設計、建造與使用計劃。遲至一九〇二年，香港政府方才批准私人機構承辦全港的電車事業。同年，「香港電車有限公司」宣告成立，總



一輛單層電車行駛於德輔道中的太子行左側。

部設在英國的倫敦，負責聘請工程技術人員、訂購車輛及培訓司機。另一方面，公司隨即派員在所指定的路線範圍內，分段勘探地質，編繪工程藍圖。在一九〇三年，整個的修建計劃便全面開展了；經歷了艱鉅的架設電線、電網，敷設水泥與鐵軌的浩大工程之後，在一九〇四年七月，電車正式投入服務。

當初的車廂，祇是單層的，活像火車的車卡。乘客可以跳着登車，車廂擠滿了，便站在車門或梯口。後來，車廂作了改革，分上、下兩層，上層爲頭等，下層爲三等，却沒有二等的。在戰

前，頭等車費一毫，三等五仙；戰後加價，即頭等二毫，三等一毫。

當時其他的車輛非常稀少。據記載，香港在一九一〇年（清朝宣統二年）才有第一部私家車，那是一位朱氏的少爺所擁有。其父於廣州業煙莊，從美國購回一部小汽車經港，但礙於廣州尚未築闢可供汽車行駛的馬路，故而將該車置於香港。朱少爺在跑馬地一帶橫衝直撞的時候，許多途人都駐足凝望，頗顯艷羨之色。隔一個多月之後，督轅始有汽車出現，但那已是全港的第二部了。

所以，那個時候，「鄉大夫」來港，看到罕見的汽車在馬路上風馳電掣而過，驚爲怪物猛獸。許多人都不曾見過「能夠跑路的匣子」，它又會發出噪耳的聲音與「勃勃」的喇叭警號，所以曾經有人聯名提出反對准許「匣子」在馬路上狂奔。但是，反對無效，仍任由「匣子」暢行無阻，漸而竟使守舊又富裕的紳商們垂青，並拚命以追求「匣子」爲體面的玩意了。按，初期汽車的喇叭是用橡皮製成的，活像澳洲梨的形狀，在狹窄的一端套上金屬管；用手一按梨狀的橡皮，裏面的空氣受到壓縮，便從金屬管發出「勃勃」聲。所以，當時人們多用「勃勃車」稱呼汽車。

當時，東洋手車最普遍，其次是所謂「金山大馬車」。金山大馬車由

高頭大馬牽引，走在路上，橐橐有聲，遠近可聞，比之坐轎又不知威風多少倍；由於是從西洋引進的新種類，所以比之坐東洋手車又不知是多麼時髦了。

那時有一間「飛龍馬房」，經營這種生意的廣告，頗能反映交通的一些情形：

「茲者飛龍馬房有雙單觀音兜車，又有雙單街馬車出賃。如貴客光顧，請用德律風問四百三十二號，便是燈籠洲飛龍馬房，或請移玉步到百步梯下便到志昌金舖內打德律風亦可；若有貴客在石塘咀或要雙單觀音兜車，或要無篷馬車，或要金山大馬觀音車，可問酒館打德律風問四百三十二號，即飛龍馬房，價甚相宜。至於雙單街馬車，一擺中環街市口，一擺水坑口；夜晚一擺石塘咀義益街口，一擺會芳園對面，價錢可面議。」

可是，馬車的載客量畢竟少，因此，電車便成了人們的主要交通工具，電車有限公司方面的盈利，也極其豐厚，月入可達百萬港元之鉅。若將百萬港元除以頭等一毫與三等五仙之平均數，再除以三十天，則每天之乘客量達到四十餘萬之衆，可見電車疏導人流的重要意義了。

在抗戰前，本港雖早有三輪車出現，可是祇准載貨，不可載人。到了

淪陷時期，電車因缺乏維修，車廂減少，不敷應用；汽車差不多都被日軍征用，即或幸存的汽車，也因石油短缺，不能開動。所以，三輪車便成了載人的重要工具之一，爲當時縮減到三十萬左右的人口權充代步的角色。

本港的三輪車，跟廣州不同，是乘客在前，司機在後的。司機要靠抓着車廂上面的橫桿掌握方向，稍有疏忽，便人仰馬翻，甚至鬧出人命。當時報載的兩則新聞，便是典型：

昨日下午五時半，有一三輪車在干諾道自西而東，當至東方行門前，有第二〇七號私家汽車自後馳至，向三輪車一碰，三輪車遂向海面駛去。汽車司機爲一西人，立停車躍前，擬將三輪車扳住，唯已不及，該三輪車乃衝墮海中。當時三輪車上馭者外，尚有一男搭客，手捧收音機一座，均走避不及，隨車墮海。事發後，皇后碼頭側海面、小電輪中人，立拋下救生圈，乃將二人救起。三輪車及收音機，自然沉於海底矣。

一輛三輪車在木球場側的斜坡，直滾到高等法院旁的德輔道路心。車子翻了，坐在車廂的兩個婦人（其一抱着小孩），一個給拋到馬路上，幸虧手中還緊摟着小孩，但她自己卻頭破血流；另一個被車子壓着。三輪車伕也被摔到一邊。這時，正有一輛電車衝向斜坡，險些將躺倒鐵軌上的傷

者輾成肉醬。所幸，電車司機眼明手快，及時煞車。

隨後，香港治癒了戰爭的創傷，經濟也逐步復甦，現代化的汽車終於取代了三輪車的地位。東洋手車與西洋馬車也成了歷史古物。

九廣與廣九上下接駁的鐵路是溝通港粵的大動脈，不僅大量的旅客要依靠這條幹線南來北往，而且香港與中國其他廣大地區的物資交流，更得依賴它的輸送。

這條幹線的英段（九廣），長度爲一百一十哩，從九龍的尖沙咀（今改在紅磡）起，至羅湖，於一九〇九年開工，一九一〇年便投入服務。而華段（廣九），則從廣東的大沙頭起，至深圳止，全長八十九點二五哩，由一九〇七年動工，直至一九一一年才完成。

清朝當局爲了建設這段鐵路，在一九〇五年向英國借貸一百五十萬鎊。借貸的協議，有以下數項條款：

一、中國向英國借貸的一百五十萬鎊以建成的廣九鐵路抵押給英國；

二、中國向英國借貸的每一百萬鎊，祇實收九十四萬鎊；

三、中國向英國所借貸的款額爲年息五厘，由售票日起計算；

四、若中國在協議達成後的八個月內，未能興建鐵路，則協議作廢；

五、中國在廣州設立廣九鐵路總局，由廣東總督委派一名督辦輔佐英國工程師與英國總管；

六、中國應給總局中的英方人員每人三萬五千鎊，作爲參與建造鐵路的酬金；

七、中國每年應津貼總局一千鎊，直至貸款還清時終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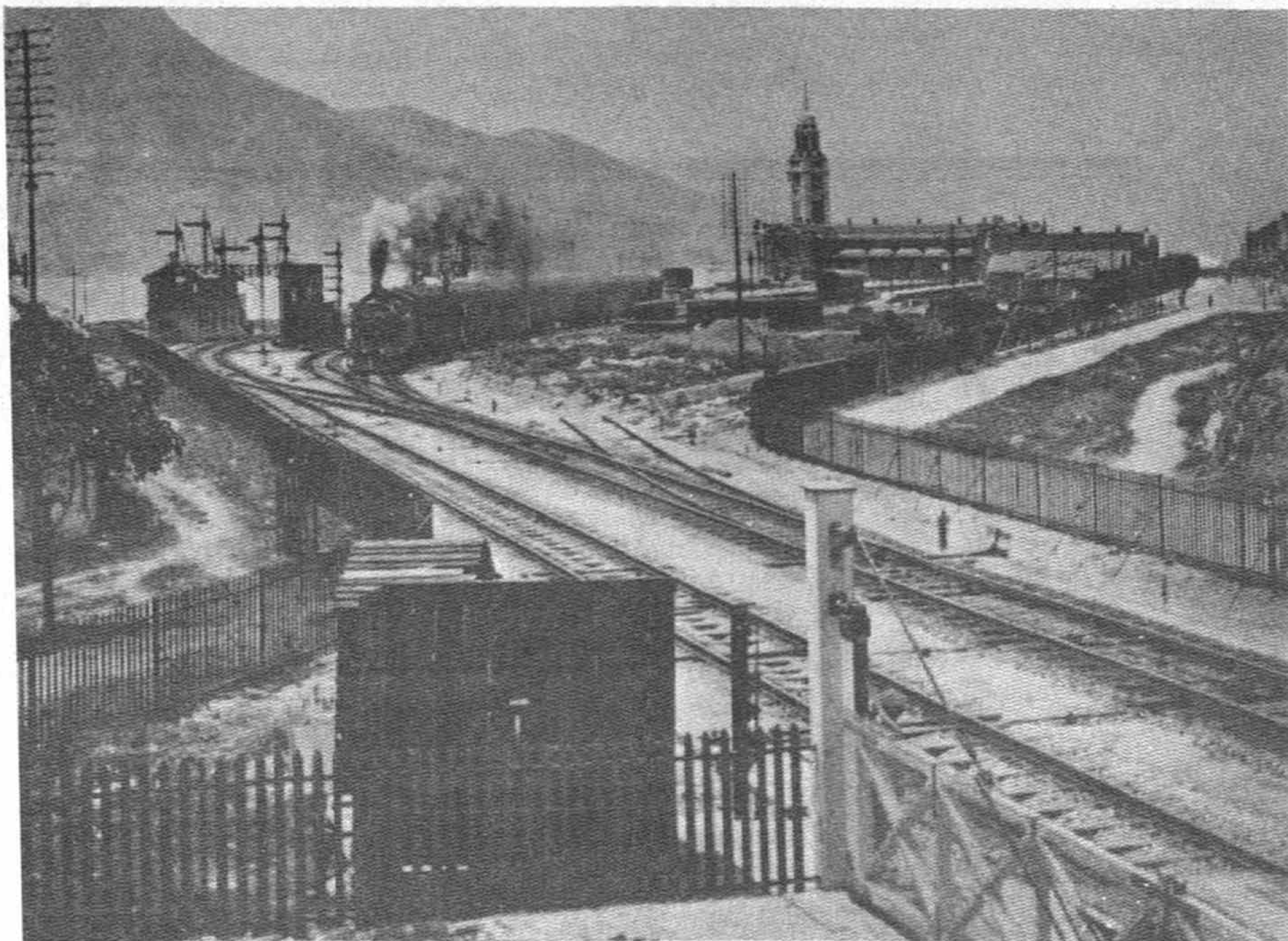
八、中國向英國的貸款，以五十年爲期，在十二年之內無需還本，僅付利息，唯十二年以後，本息一同攤還；

九、中國先鋪設單軌，但必需準備雙軌路基；

十、廣州與九龍的接軌工程，由中英雙方另訂協議辦理。

中國清朝政府在協議簽訂後，將廣九鐵路分爲(一)從大沙頭至仙村，(二)從仙村至橫瀝，(三)從橫瀝至深圳三段，並同時進行建築工程。整條路線所屬的地層不同，又要經過高地與河流，所以頗費周章。

經過四年零兩個月的時間，廣九鐵路終於建成。一九一一年十月十四日早上九時，在深圳站舉行了隆重的通車典禮。中方由交涉司代表粵督，港方由布政司代表港督，雙方參加了儀式。次日，廣九鐵路正式通行，每日開直通快車兩班。全程分頭等、二等與三等，頭等龍幣五元四毫（港幣



從尖沙咀九廣鐵路總站開出的一列火車。九龍在早期，梳士巴利道尚未修建。

五元二毫），二等龍幣二元七毫（港幣二元五毫），三等龍幣一元三毫半（港幣一元二毫半）。

在協議中的第九、十兩條款，並沒有實施。深圳站與羅湖站之間隔着深圳河，南下北上的火車便通過鐵橋上的路軌，靠站接駁。但是，旅客就必需步行穿過鐵橋，以便進入關卡接受證件的檢查。

早期的報紙

香港早期的報紙，跟一所英國人最早創辦的學校關係密切。

該學校爲英華書院，於一八一八年在馬六甲成立，宗旨是培養華人子弟，協助基督教教義的傳播。一八四一年，英華書院遷來香港後，因校内有本身的印刷工具——銅質活板，可供印刷聖經爲教友使用。

該校在一八五三年十月便開始印刷並發行《遐邇貫珍》(Chinese Serial)的月報。每份月報厚十餘頁，内文中英並重。封面沒有插圖，右邊直行印上年月日與編號，中間爲「遐邇貫珍」四字，靠左是「香港中環英華書院印送」與「每號收回紙墨錢十五文」兩行說明。這便是香港開埠後的第一份報紙。

《遐邇貫珍》是該校繼《察世俗每月統記傳》(Chinese Monthly Magazine)與《天下新聞》(Universal Gazette)之後的第三份刊物。按：英華書院還在馬六甲時，曾於一八一八年(清朝嘉慶廿二年)建校之初，出版了《察世俗每月統記傳》，又於一八二九年(清朝道光八年)出版《天下新

聞》，以宣揚宗教爲主，兼錄新聞時事。迨至英華書院遷址香港後，先是印刷聖經，後是承繼《察世俗每月統記傳》與《天下新聞》的傳統與體制，刊行《遐邇貫珍》。

但是，《遐邇貫珍》刊行的時間並不長久，僅僅經歷三個寒暑便停辦。即使維持短暫的時間，主編却三次易人。初期是麥都思特（Water Henry Medhurst），繼任爲希里爾（C. B. Hillies），末任是理各（James Logge）。理各通曉中文，譯有《尚書》與《四書》（《大學》、《中庸》、《論語》、《孟子》），並常於所主編的《遐邇貫珍》上，發表有關經學的論述。

順帶一筆，澳門的《依涇雜說》早於《遐邇貫珍》出版，《依涇雜說》於一八二六年出版，由葡萄牙人主持，以中英對照的文字抨擊時政，不久即受澳門當局取締。

於一八五六年，《遐邇貫珍》停刊。再過兩年，即一八五八年，才有跟今天報紙式樣相同的《中外新報》出版。又過了六年，即一八六四年，《德臣西報》同時出版中文日報。

《德臣西報》的中文日報，是由陳靄亭創辦。開始僅有八開版，刊載

的是從西報上翻譯出來的內容。到了一八八四年，改由江治接辦，並聘譚奕翹負責翻譯。不久，譚奕翹接手，經過慘淡經營，業務蒸蒸日上，但跟《德臣西報》簽訂的版權合約祇有三年。

《德臣西報》的經理賓氏，對於中文日報的業務發展，垂涎三尺。所以，當版權合約期限屆滿時，便趁機提高版權的租值。譚奕翹不能接受賓氏的苛刻條件，祇好放棄辦得頗有起色的中文日報了。

後來，接辦權轉到何仲生手裏；接着，又轉到陳斗垣手裏。陳斗垣把中文日報全盤交給編輯部賴文山、顏慶浦與潘蘭史等同仁打理。

這班人中，有的曾經到過外國留學，接受了西方民主意識的薰陶，思想比較開放，因此利用所辦的報紙鍼貶時弊，極受讀者的擁護。一直到一九四一年杪，太平洋戰爭爆發，它才被迫停刊。

附屬《德臣西報》的中文日報創刊後約九年，另有一份華資獨辦的《循環日報》面世，創辦人為王利賓。他原名「瀚」，字「瀨」，曾參加太平天國的活動；太平天國失敗後，他更名「韜」，別名「仲弢」，又名「王潛」。

在一八七〇年以前，王利賓曾在歐洲幫助外籍人士李雅名（英名為

香港早期中文報紙的版面形式。

James Logge）將聖經書由英文譯成中文。在一八七〇年七月，法國受普魯士侵略，第二年九月簽訂和約，割讓阿爾薩斯與洛林二州給普魯斯，這就是史稱的「普法戰爭」。王利賓就這次戰爭的史實，寫了一本《普法戰紀》，由是他受到許多讀者的重視，提高了知名度。所以，到了一八七三年，溫清溪與黃平甫兩人以二萬一千元，買下英華書院的印刷用具，成立「中華印務總局」，並出版《循環日報》，便請王利賓擔任該報主編；同時，王利賓又請女婿吳興及洪幹甫與錢徵三人做助理編輯。

《循環日報》創刊的初期，是雙日刊。不久，王利賓將它改爲日刊，天天出版，既體現了「循環」二字的含意，又符合了日報的慣例。當時，出紙兩張，一張是洋紙，登載時事新聞；一張是土紙，報導各個船務公司的航線與船期。

後來，《循環日報》又首創了增附一張商業行情。但由於工業商業刊登廣告、招徠生意之風不盛，所以報紙的盈利是微薄的。《循環日報》也曾出版過月刊，刊載每月的要聞與消息，全年的訂費是一元港幣，也因滯銷的緣故，不滿一年就輟刊了。

王利賓是富於變革精神的報人，不斷探索，不斷改進。一八八三年於（清朝光緒九年），《循環日報》增版，擴大爲兩整張紙，除載新聞、船期外，更加貨品價格一項內容。相隔十五年之後，即一八九七年，在出版時間上又作了改革。具體改革是，本於第二天早晨派送的報紙，改於第一天的傍晚派送；表面上似是晚報的性質，其實不然，倒是表示新聞報導的迅捷。當然，在本港的派送，可以做到按時不誤；不過，派送廣州，往往還是成了第二天的早報了。因爲赴廣州的夜船，是在下午四時啓碇，而報紙却在晚上八時或更遲些才能出紙。不論如何，這種出版與派送的時間安

排，持續了四個年頭。又相隔了三十五年，即一九三二年，《循環日報》正式出版了晚報。

在《循環日報》創辦後的第八個年頭，即一八八一年，還有一份《維新日報》的銷量頗佳。該報創辦人陸驥純，原是經辦《近事彙編錄》的，後因印刷局加租奇重，不堪負擔，遂改辦這份日報。由於時值中法戰爭爆發，報紙常以此類內容爲頭條新聞，而陸氏更能迎合讀者的愛國心理，在報導中製造中國取勝的消息，雖有違新聞報導的原則，却使報紙銷售量大爲增加。《維新日報》後來易名爲《民國新報》，維持到辛亥革命成功始停刊。

一八八五年，滙豐銀行的買辦羅鶴朋創辦了一份《粵報》。羅氏是應一位身爲作家的親戚所請，辦起報紙來的。那位親戚憑據這份報紙，不僅刊載自己的文章，而且得以廣爲傳揚。羅氏開辦這份報紙，耗資三萬港元，在當時算是資金雄厚了；然，不及一載的時光，資金全部虧蝕。接着，一位羅敬之的人，以三千港元承辦了這份報紙，雖說終於也夭折了，竟還能維持了四年的光景。

兩相權衡，我們從中可以獲得這樣的一個認識：資本大，未必能辦成

一份報紙；相反，資金小，未必不能辦成一份報紙。綜觀今天的出版業，何嘗不是如此？

一九〇〇年，孫中山先生深知辦報以「喚起民衆」的重要性。於是，孫中山先生指派陳少白與王質甫諸人前來香港，租賃士丹利街二十七號爲報社地址，出版《中國日報》。陳少白是該報的總編輯，楊少歐爲助編。經過一段日子的經營，《中國日報》還辦了《中國旬報》，內分正刋的時政新聞與副刋的「鼓吹錄」。但是，旬報祇存在了半年。

《中國日報》到了第三年發生經濟困難，幸得容星橋的接洽，能同文裕堂書場以合作的方式，繼續堅持下去。

可是，一九〇六年，廣東總督岑春煊預謀將粵漢鐵路收回官辦，並將民營股東黎國廉逮捕，同時明令廣東與港澳的華人報紙不准刋登有關的敵對言論。《中國日報》率先抨擊岑春煊的卑劣與高壓的手段，其他港澳報紙及廣東報紙也同聲叱責廣東總督的可耻行爲。岑春煊爲了維護自己權位的尊嚴，也爲了維護滿清政府的私利，十分害怕報紙宣傳鼓動的作用，便乾脆禁絕香港出版的報紙輸入大陸內地。

此時，《中國日報》在經濟上又陷入十分拮据的地步，因爲文裕堂書

場宣告破產，似乎瀕臨絶境了。然而，同盟會中的一個成員，以五千元港幣購得《中國日報》的版權，再辦下去。不過，已經改變了它的經營性質——由官辦變作民營了。

一九一一年五月，接近武昌起義的前夕，《中國日報》又作了第二次的變革，由檀香山同盟會的一個會員出資接辦。在辛亥革命勝利後，報紙遷入廣州出版。

辛亥革命勝利後，却因竊國大盜袁世凱的興風作浪，隨之便有軍閥的你爭我奪，搞得國無淨土，世無寧日。孫中山先生正擬統一國土、舉行北伐之際，廣東軍閥陳炯明在廣州叛變，圍攻總統府，幸孫中山先生早聞風聲，暫避於軍艦，而得免於難。但是，陳炯明在廣州發動兵變時，立刻將《中國日報》查封。

《中國日報》自成立以迄，前後十餘個春秋，經歷了財政與政治兩方面的凄風苦雨，爲中國打開民主之窗、觸動封建的基石、喚醒國人的覺悟，作了神聖的喉舌。

在《中國日報》創刊後的第四年，日本横濱的華僑鄭貫一，集資出版《世界公益報》，版面共兩張新聞紙，約佔四萬八千字。鄭氏着重副刊的

設計形式，內容包羅萬有，大凡歌謠、畫、諷刺小品，都盡量採用選登；而且在京滬等地駐有特派記者，把採訪所得及時拍電回港，所以新聞打破了時空的局限，讀者樂於爭購閱讀。

其後，鄭氏放棄《世界公益報》的經營，另辦了一份名字獨特的《有所謂報》。該報的鄭氏雖非革命黨人，却同情並支持革命黨人的言行，可是於一九〇六年竟又同《中國日報》展開了一場激烈的筆戰。事情的觸媒是，當時美國政府廢除了於一八六八年簽署的中美蒲安生條約，並在國會通過了禁止華工輸入的法案，由是引起國人特別是粵省群衆的强烈反對。《中國日報》自是支持反對的意見，《有所謂報》的態度剛好相反，並且愈演愈烈。直到孫中山先生率同黎仲實、胡毅生、鄧葛韓與謝良牧出國取道香港時，由孫中山先生在輪船上召見兩報人，曉以大義，明以利害，方使筆戰偃旗息鼓。

《中國日報》曾經代銷《民報》的特刊——《天討》。《天討》曾刊登這樣的一幅漫畫：畫圖中出現清朝皇帝的破頭。香港當局認爲損害跟「友邦」的關係，於是在一九〇七年頒佈了第十五號法律：「凡在本港發刊的報紙書籍、文字、圖畫，流入中國內地能令全國人心作亂者，本港政

府爲邦交起見，得而取締之，罰欵不過五百元，監禁不過兩年，或罰欵與監禁並施，有無勞工不等，必須高等法院解決。」這是香港當局管制中文報紙的開始。

但是，香港當局的限制措施，却促成了中文報界的聯合，組成了「香港報界公會」，主持人爲郭亦通。報界公會認爲，要節省人力、物力與財力，在某些統一的資料搜集上，可由公會組織力量負責，於是各報所刊登的市場商品價格與各個服務公司的輪船航線與船期等資料，均由公會整理發送。這個「香港報界公會」後來改爲「香港報界公社」，由一九〇七年起，至一九四一年止，存在了三十四年之久。

上述組織是代表報界資方利益的聯合機構，而代表報界僱員利益的統一組織，則於一九一一年成立，名爲「香港記者同盟會」。此後，於一九三〇年，又成立了「香港記者俱樂部」；一九三七年，更成立了「僑港新聞記者公會」。不過，這三個組織都由於內在的複雜因素而在中途夭折，沒有發揮多大的作用。

由婦女創辦而又屬於女性的報紙，第一份在一九一三年誕生。它便是《女界星期錄》，主持人爲洪舜英與洪美英兩人。第二份則於一九三〇年

面市，取名《脂痕週報》。可是，由於婦女對服飾與化粧的追求，還僅限於少數，對社交活動的參與，更少之又少，從事商場的風氣也是不盛，所以該兩份報紙所擁有的讀者十分有限，結果不到半年都銷聲匿跡了。

一九一三年，基督教組織創辦了自己的宗教報紙《大光日報》，但除登載基督教義外，也登載時事評論，如對袁世凱的竊國求榮的行徑及廣東軍閥龍濟光的殘酷鎭壓手段，曾作過猛烈的鞭撻。

一九一九年，《香江晨報》由夏重民創辦，獲得舊金山《少年中國晨報》的部份資助，業務日益上軌，報紙銷量曾躍居第二位。同年，香港的華商總會也創辦了《華商總會報》，以報導商業行情爲主旨。它的前身是一八五八年創刊的《中外新報》。

由以上資料可知，香港初期的報業，是經過曲折而起伏的道路的。

判案趣談

——斬雞頭與絞刑

香港的法律是依循英國的，但在清朝割讓香港予英國時，曾約章規定，法庭上的訴訟與審判不能違背華人的風俗習慣，所以初期案件的判決，便有「斬雞頭」的趣聞：

一九一八年九月十七日，原告李文溪與被告陳裕文因和隆商店的錢債問題而鬧上法庭，原告要求法庭判明被告是否爲昌興號之東主。昌興號的司理人馮玉南出庭作證，要求原告的證人許藉華前往荷李活道平安里側鄰的文武廟斬雞頭發誓。原告的證人許藉華，當即表示同意，不過也要求被告陳裕文同去。

法官同意之後，由高等法庭的翻譯員陳國英，用黃紙寫就了一份措詞極爲嚴厲的誓詞，請原告與被告及雙方證人都簽名發誓。

豈知到了文武廟，被告陳裕文似有悔意，改變初衷，不願先斬雞頭發誓，於是原告李文溪的律師指陳犯了簽僞名發僞誓之罪。法官便依理判決



荷里活道的文武廟，建於一八四七年。該廟曾一度成爲刑事案件的裁判所。嫌疑者需於廟前「燒黃紙，斬雞頭」誓願。

如次：原告李文溪得直，被告陳裕文爽約……

因爲當時法庭審理案件，並不排除參照華人習俗之可能，所以律師行不但備有英國法典，還備有《大清律例》與《中華六法》，如徇與訟人之所請，依華人習俗審理案件，則可有所依循。不過，法官對於斬雞頭發願的做法，並不表示贊同，但既然是雙方自願，也祇得姑且爲之。

如果斬雞頭誓願，能夠解決爭訟，法官便撤消該案；反之，法官就仍照法律規定進行判決。

跟法庭判決有關的，便是判刑的執行，特別是死刑的執行。

世界上各國對死刑的執行，有的還保留着封建的、古老的方式，如日本以「殺頭」處決死囚；有的則採用現代化的、新型的方式，如美國則以「電椅」處決死囚。但，比較普遍運用的，是「槍斃」與「絞刑」兩種。

香港既然依循英國的法律，英國判處死囚是絞刑，香港判處死囚也是絞刑。

香港開埠以後，第一次執行絞刑是在一八四四年一月四日。一個謀殺英國警察的華人罪犯，被押往堅尼地城的荒地，處以絞刑。第二次執行絞刑是於一八四五年七月三日，行刑地點也是在堅尼地城的荒地。所以，昔日的堅尼地城，實際上是一個判處死囚的刑場。

從一八五六年開始，裁判司署成立了新廈，又由於押解犯人的不便，死囚都改在署內行刑。直到赤柱監獄落成後，才改在獄內行刑。

當初，行刑是公開的，並且指派獄吏鳴鑼，但絕不是開道，而是吸引市民圍觀，用意蓋在收「殺一警百」之效。此舉，無異於中國清朝處決犯人的情形，也無異於其他若干地區處決犯人的情形。可是，這畢竟不是文明的做法，往往使圍觀者食不甘味、夜寢難安，甚或鬼魂縈繞於夢中。所以，當時的社會輿論也曾給予抨擊，中文英文報紙都檢討過公開行刑的得

失。香港政府也終於改變了公開行刑的做法。

一八九五年一月廿九日，對一個海盜判處死刑的時候，便在維多利亞監獄裏秘密執行，祇有兩個外國報紙的記者獲准在場。死囚的家屬，也祇能在行刑後，認領死囚的屍骸。

在獄内行刑，一般是在黎明時開始。首先請牧師向上帝祈禱，讓死囚的靈魂能夠升上天國，得到安息。

獄内的絞架，是這樣的一種設置：密室的上方，橫着一根大木；中間懸着一個轆轤，穿過轆轤的是一條粗蔴繩。蔴繩的一端繫着一個沙包，重量與死囚的體重不相上下；一端打上活套，用以勒住死囚的頸部。一旦勒住死囚的那端向下垂，繫着沙包的這端稍微升起。絞架下，有一個活門，活門掩蓋的是一個地窖；死囚一被活套勒住，脚跟離開墊着的活門時，活門也隨之打開，等待承受死囚窒息的屍骸。

據說，行刑的時間前後不過兩分鐘，非常迅捷。又據說，最初的絞架設計簡陋，常常發生弊病，致使死囚吊在半空，瞪目吐舌，許久還未能斷氣，此景此情，怎不令人毛骨悚然？

香港的淪陷

——聖誕節正式被佔領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清晨，日本帝國主義派遣飛機偷襲美國在夏威夷阿湖島西岸的珍珠港（Pearl Harbour），轟炸美國在港口停泊的太平洋艦隊。

次日早上，日本的軍用機向九龍的城南道投下了第一顆炸彈，揭開了佔領香港的序幕。日本投彈的目的，是炸燬啓德機場，却不中目標，反而炸死了許多平民百姓。

日本的炸彈是一種懲戒，接着大批的陸軍和許多的艦艇便分頭從陸地與海上進攻香港。

日本陸軍由新界北端向南推進，形成扇形的包圍圈，漸縮漸小。同時，敵軍的數量超過守軍一萬五千人的數倍，又據有廣闊的後方，軍力、物資的增援也源源不絕；相形之下，守軍勢孤力單，處於被動的地位。

於是，雙方一交戰，守軍就備受挨打，祇有考慮向後撤退；另一方

面，也寄望於中國派出援軍。香港當局忽然起用囚禁中的中國軍人；這批中國軍人約五百個，在華南區同日軍作戰時，因越過深圳的邊界而被香港方面解除了武裝，並暫時加以囚禁。

他們身經百戰的經驗、英勇作戰的精神與他們對地理環境的熟悉，大大地鼓舞了守軍中英人、加拿大人與印度人的士氣。因此，在漫長的後撤防線上，不僅穩住了陣脚，而且拖長了日軍南侵的時間。

不過，日本除了明裏以軍隊作戰外，還暗中派遣第五縱隊進行一連串的破壞活動。第五縱隊源於西班牙的佛朗哥反抗共和時期，佛朗哥專門組織與訓練一批人員，潛伏在政府機關內部，進行恐佈的暗殺活動。日本的「第五縱隊」，是賣身投靠日帝的漢奸走狗。他們在日軍進攻開始後的第五天，就在九龍南端最高的建築物——半島酒店——的頂層掛上了日本的太陽旗。其實，日軍才推進到荃灣一帶，九龍市區的守軍也沒有撤防，但猛一抬頭却見太陽旗在南端上空升起，以爲遭到南北夾擊，前無退路，後有追兵，便慌亂地作鳥獸散了。譬如，在半島酒店附近的尖沙咀碼頭，原有一部份英軍駐守，負責掩護印度軍撤退的任務，一見太陽旗就以爲草木皆兵，驚恐地撤到對岸；又譬如，一部份加拿大軍，更是在懵懵懂懂中成

了日本的俘虜。

待到第五縱隊佔領了尖沙咀，便獲得了大量的機關槍與其他彈藥裝備，頻頻向還在渡輪上的撤退守軍開火射擊。實際上，當時的九龍市區，連一個日軍的影子也找不到。

撤退到香港的守軍，在山上構築工事，並用大炮轟擊九龍沿岸一帶，結果擊中九龍倉庫，一時濃煙彌漫，火光衝天，爆炸聲震得天崩地裂。

十二月十二日夜裏，南下的大批日軍眞正佔據了九龍。於是，香港的守軍與九龍的日軍隔海對峙，炮彈飛越海峽，往來穿射，民居、商店、酒樓與洋行紛紛坍倒，到處是熊熊大火、殘垣斷壁，呈現一片凄涼景象。隨着樓宇崩毁的隆然巨響，是呼天搶地的哀號啼哭，無辜的市民埋葬於火海，或者血肉橫濺。特別是日軍的炮火，漫無目標地狂轟亂射，往往被擊中的，不是山上守軍的據點，而是市區的民房，所以深受其害的，都是聚集避難的百姓了。

日本十分了解一個孤島要給予更加沉重的打擊，便是實行海上包圍。於是，插着太陽旗的兵艦在海峽游弋，也有飛機在上空盤旋，整個香港被禁錮得像罐頭一樣嚴密。

在日軍領佔九龍半島以後，曾經有過兩次可怕的寂靜，雙方中斷過炮彈的攻擊：

第一次是日軍佔領後的次日上午十時。一艘插着白旗的小艇，從九龍油蔴地碼頭向香港方面駛來，起初守軍還用機關槍掃射，艇上拚命搖提那面白旗；接着，掃射停止，白旗也不再搖提了。原來，這是日軍的詭計，挾持了香港總督私人秘書李氏夫人，逼迫港督楊慕琦投降。敵寇的使者跟港督作了長時間的談判，直到晚上，斷絕了的炮聲又在海峽兩岸鳴響——港督拒絕投降，並警告敵寇，如若再遣「和平使者」，將會受到嚴厲懲處。

談判的大門關閉之後，局勢越來越緊張。日軍加强了炮火的襲擊，並集中在銅鑼灣一帶，終於擊中汽油庫，引起衝天大火，加上由西向東的風勢，大火蔓延到北角。同時，日軍趁着濃煙滾滾的掩護，從九龍渡過了海峽，登上香港，以密集的槍彈炮彈壓住守軍；守軍在硝煙彌漫裏又失去了攻擊的目標，顯得慌亂失常。

日軍不斷得到由九龍渡海部隊的增援，向銅鑼灣與北角及筲箕灣推進，同守軍展開巷戰。這時，守軍已經出動坦克車抵禦，但仍舊擧足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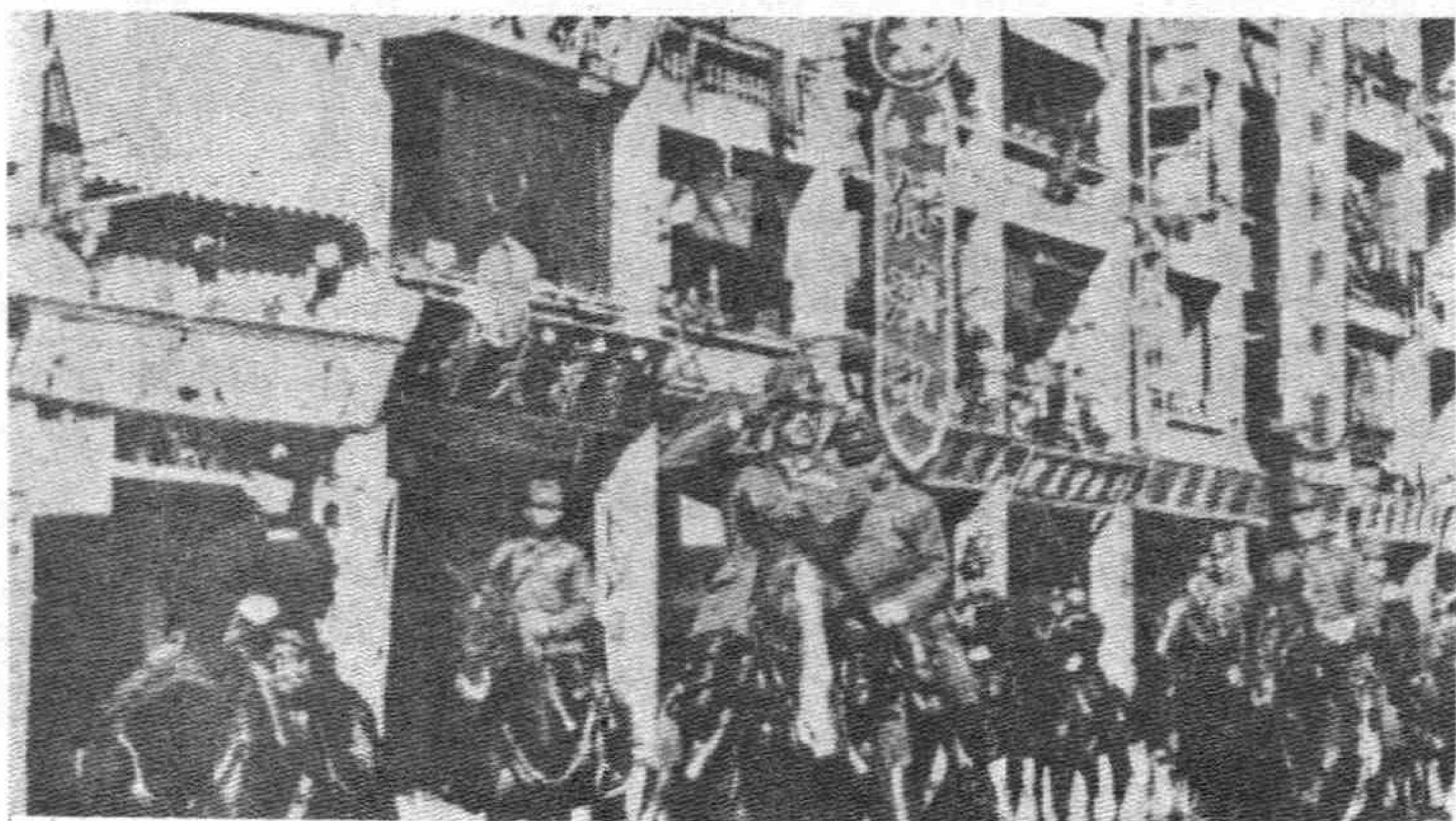
措；甚至連在跑馬地行走的一個中國人，由於身着黃色長褲，被守軍誤當日本兵而射殺了。

由十二月八日起，至廿五日止，日軍經過十八天的攻勢，九龍半島與香港都陷入日寇鐵蹄的蹂躪之下。廿五日是聖誕節，絕大部份的居民都匿避於黑暗的防空洞裏。

一個燈光閃耀、徹夜笙歌的「不夜城」，頓時成了昏暗、恐怖的魔窟。午夜的鐘聲，彷如號啕大哭；在幽怨中點起的蠟燭，流淌着一百六十萬人的淚水；維多利亞海峽掀起腥風血浪，無辜的百姓在日寇的鍘刀與利劍下，成了任由宰割的羔羊。這是一個「黑色的聖誕節」，以悲傷、痛苦與犧牲的記錄永遠留在人們的心間。

就在這天的晚上，九龍半島與香港開始了第二次可怕的寂靜。一輛掛着白旗的汽車，由中環駛向跑馬地日軍司令部，日軍代表與港督簽署了「停戰協議」。從此，自一八四一年至一九四一年，足足維持了一百年的「自由港」，失去了自由，淪爲日帝的佔領區。

第二天，日軍舉行了盛大的檢閱儀式。陸、海、空三軍，分別在馬路上、海上、天空上，接受指揮官的檢閱，儀仗隊敲打銅鼓、吹奏喇叭，發



日軍騎着高頭大馬，在香港馬路上耀武揚威的神態。

出刺耳的噪音，充份反映了飛揚拔扈的囂張氣焰。

東洋帝國的士卒，到處搜殺奸淫，華人英人有的活活被埋葬，婦女成了被强暴的對象。隨處可聞的橐橐的皮靴聲，在大街小巷產生的迴應，使多少人神經顫慄，驚懼不安。日本憲兵到處張貼的「安民告示」條文，是對自己野獸行徑的絕妙諷刺。

但，守得雲開見青天，香港經受了整整四年的苦難歲月，終於在一九四五年八月廿九日重光。

香港歷史的記錄

——古卓崙作於一九四七

㈠

香爐直上峯之巓，玉宇瓊樓矗萬千，四面滄波涵碧落，萬家燈火爍珠躔。燈火迷離城不夜，茫茫人海分夷夏，百年慘澹費經營，全港繁華足驚詫。估舶千帆海外來，洋場十里島中開，南琛西贐森奇貨，居賈行商萃異才。德輔道中誇最富，馬龍車水連朝暮，金融牛耳執東方，鄧氏銅山何足數？居中巨賈仗財多，睥睨陶朱運斧柯，（指上海匯豐銀行。）

星嶺千盛開寶藏，香江萬頃化銀河。銀河轉掉塘西去，酒旆隨風飄處處，脆管繁絃越調喧，秦樓楚館郇香飫。五陵年少競豪華，夜夜瓊筵此坐葩，一曲纏頭金浪擲，連聲喝雉興彌賒，舞酣狐步燈回暗，歌轉鶯喉月照斜，

銅漏滴殘猶喚酒，更籌報曉始還家。月逢浣沐尋幽趣，
良友輕車新界遇，白酒黃雞元朗墟，獵裝騎服青山路；
玲瓏别墅築巖阿，曲折飛橋臨水步；夾道平疇長稻粱，
荒村小屋依雲樹，雲樹蒼茫夕照間，歸程瞬息過荃灣，
路轉九龍渾在望，隔江夜色金堤上，塵間電炬列星幬，
天末霞光開錦幛。仙人島上樂無央，相約公餘赴水鄉，
北角泅棚連百座，東堤遊侶足千行；美人榮錫魚名字，
選手新裁泳服裝，同羡鴛鴦看戲水，微聞溱洧詠搴裳；
蘭亭韻事同修禊，海國風光此擅長。聞道馬場方賽馬，
萬人空巷連山下，平蕪淺草騁良駒，玉勒金鞍乘健者；
甲隊爭先祖逖鞭，掌聲擊碎長平瓦。貴遊公子腰千金，
賭注端詳擇「馬心」（港人稱騎士爲馬心），
奪得錦標贏萬貫，層樓高處百杯斟。呼群帶醉來深院，
靜聽歌鶯和語燕，翠袖搖花轉絳脣，蠻腰拂柳揮紈扇。
影壇歌院地相連，銀幕初開雜管絃，齣齣畫圖傳妙肖，
雙雙蝴蝶舞翩躚。歡場日久煩肝腦，今夜言歸宜及早，

酩酊回車醉欲眠，嬌癡迎屐爭相倒。東鄰西舍悄無聲，
枕畔晨雞喔喔鳴，起望市廛人麕集，茶樓燈火透窗明。
茶樓博士多如鯽，一盞清風生兩腋，暢逞談鋒四座驚，
新嘗食譜千方覓，座中工匠紛無數，輒值晨興勤本務，
隨意朝朝茗一甌，抽閒日日盧三顧。年來島上倍繁華，
逋客平添萬數家，隱士避秦逃世外，名流浮海至天涯。
天涯淪落萍蹤寄，躑躅長安居不易，立館授徒勉治生，
蠻夷用夏時關意。瓜廬座滿客論文，荔垞門盈車問字，
文物如今重舶來，詩書漸覺從輕棄。群賢洛下偶相逢，
伶社歡聯李杜宗，客邸集招文酒會，講壇歸去打詩鐘。
人生行樂隨遭遇，疏食曲肱尼父趣，夢繞鄉關夜夜心，
陰成桃李株株樹。人人海國樂堯天，回首塵寰遍燧煙，
不信桃源眞此地，池魚殃及想當然；穿山忽鑿防空洞，
列戍縱橫貫錦田；避彈短垣森櫛比，防江小壘障堤邊；
强教胡婦歸夫婿，肅勒紅巾整鐙鞭。肆中糧糗由官賣，
戰費寬籌增稅廨，强隊增援甲仗新，笳聲伴奏杯蛇駭，

移民設局布新章，攘往熙來領證忙，鯉門月落潮聲急，
香海寒生劍氣光。公歷歲時逢臘八，忽振軍聲嚴肅殺，
城頭彈落震春雷，島際機翔迅秋鶻。赳赳倭軍深圳來，
玉樓士女夢初回，追奔直搗尖沙咀，偷渡先登北角隈，
田橫五百殉孤島，項羽八千圍古城，所有洋人皆氣餒，
竟無倭寇不頭抬。浹旬港內聞鼙鼓，鉅炮轟煙彈飛雨，
大勢紛紜治亂絲，群情惶駭談唬虎。萑苻竊發掠通衢，
財物窮蒐及貧窶，晝憫華洋皆難民，夜愁壓肆無寧宇。
一片降旛表服從，請成有約訂初冬，前狼後虎何軒輊，
舊恨新仇感慨同！香港九龍分咫尺，航程百里渾相隔！
過江還似弄潮時，爭渡多於看馬客。冷雨凄風一葉搖，
江頭景物總蕭條，欹傾岸側船多覆，零落環西土半焦；
瓦礫乍疑琛貨積，旌旂錯認舞衣飄。殷商在昔何其衆，
一旦黃粱醒好夢，身懷尺璧懍愆尤，庫滿兼金憂餒凍；
劫後餘灰那忍看，雪中需炭憑誰送？從今秩序許翻新，
負販居然半玉人，巷曲鶻聲增宛轉，爐邊酒味出香醇。

香醇有酒愁難解，米價量珠無處買，餓莩縱橫滿道途，
流屍飄蕩浮江海。壺漿簞食果何圖，大旱雲霓望復蘇，
不羡軍聲同律列，竚看政事樹蒲盧。詎知王道功無近，
況際干戈條理紊，樂土須從苦海航，武陵未許仙源問。
道旁群丐自號呼，力竭聲嘶淚已枯，淮上飯韓無漂母，
蘆中喚伍杳漁夫；善堂春至花無主，醫院朝來暮有烏！
性命鴻毛誰復惜，百般求死餓寒迫，墜樓爭效石家姬，
投水紛從楚騷客。別有携男挈女兒，奈無鄭俠繪流離，
山頭露宿悲途遠，道左風餐泣路岐；日暮更遭强暴掠，
囊空莫奈婦兒饑；竄身荒谷家何在，落魄遐陬事可知；
才脫罻羅近鄉井，又看閭里遍瘡痍。傳來消息從親黨，
僑衆歸心增悵惘，百計難爲口腹謀，三章易觸禽魚網。
愁城久困苦難禁，回首家園淚滿襟，蜀魄啼殘歸未得，
雲山迢滯大江深。颯颯金風旅雁過，鷫鸘歲月緩投梭，
登山那復尋孤竹，出晝何容效孟軻；柳下不卑官職小，
秦廷忽訝客卿多；幾人臂曲纏鞶帶，到處書聲誦呂波。

武戰並行經濟戰，府中圜法須臾變，萬千富室蹙愁眉，億兆新鈔充市面；求勝遑論百姓艱，理則先予三軍便；心危同謂患方深，踴貴依然履非賤。胡賈欷歔尚滯留，眼看巢覆淚交流，心甘左唾遵耶訓，頭戴南冠識楚囚。遠隔重洋家萬里，釜魚幕燕差堪擬，當年談笑生黃金，此日行藏同處子。自我南來借一廛，權從捆織十餘年，暗將冷眼窺蠻觸，耻運機心逐蟻羶；展足强熹甘落後，愴懷浩劫倏空前！春江憶昔帆張錦，三五閒鷗相對飲，芻狗羣生老氏經，滄桑一瞬盧生枕。皓月江天一鑑懸，相逢易缺本難圓，塘西寂寞瓊筵散，依舊香爐翠掃天。

(二)

爐峯落木氣蕭蕭，賸水残山土半焦，自揭竿旌飄旭日，
空餘傑閣聳雲霄。閭閻闤闠俱冷落，祇有倭兵如雀躍，
寶劍雄冠武士風，錦衾綉馬征夫樂。樂土原來地獄同，
江頭治跡見纖洪，政刑不滅中商酷，號令還逾闖獻兇。
恃勢作威逞作福，寃情紀罄南山竹，夙知親善假心腸，
時露猙獰眞面目。百萬居民雜夏夷，老羸溝壑壯流離，
街頭影絶紅鬚漢，巷曲聲喧木屐兒。木屐聲聲來復去，
區名「春日」增蕃庶，可鄰玉壘燕歸來，每見鵲巢鳩佔踞；
海國風光頓改觀，桃花人面無尋處。滙豐大廈最輝煌，
大纛旂開督都堂，座撤金冠英后像，壁題武道大文章。
文章盛紀「皇軍」事，戰蹟躊躇胥滿志，自誇匡合駕桓文，
尤詡縱橫聯德意。伐罪由來重弔民，如何以力不行仁？
萬邦和協欺聾瞽，四載橫行泣鬼神。生殺無端憑喜怒，
哭聲並作家而路，科條不必近人情，刑賞何須依法度。
琛貨如山盡入官，商民血本頓時乾，軍鈔濫發恒沙數，

稅制繁興野草般。籍沒簽封紛旦暮，四民手足渾無措，
居然胠篋效穿窬，權使司農資挹注。戰士軍前半死生，
將官幕後唯賄賂，因糧於衆養三軍，暴斂橫征駭聽聞。
居賈行商誅什五，饑餐渴飲稅三分，三分什五何曾足，
雜賭洋煙害尤酷，誤入迷途日以多，忍看蕩產踵相續，
理財欲罄鄧山銅，止渴寧辭鴆酒毒。從此民生日窘窮，
嗷嗷四野遍哀鴻，民財已逐硝煙散，市況何堪禍水衝？
宋帝熹夷春草綠，龍城秋晚夕陽紅，情陳莫謂華元妄，
圖繪誰知鄭俠工。戰禍災荒曠千古，僑民彷彿魚游釜，
一衣售價動盈千，升米值銀逾百五。同受饑寒並脅驅，
更無濕沫相濡煦，亂邦生命爭沙蟲，苛政淫威逾猛虎。
火熱何堪更水深，盤空鐵鳥類寃禽，殺機遍佈東西岸，
啣石時聞上下音；片瓦不全莊士道，零肢亂墜薄扶林；
晴空霹靂寒心膽，碧血模糊濺丈尋。記得轟轟山嶽動，
幾人痛定還思痛，嚴城刁斗不堪聞，故里桑蔴期可種。
挈婦將雛挾旅囊，投官檢疫萬分忙，詎知夷俗偏甘糞，

故向行人强褫裳。十日奔馳求墨敕，離港回鄉留難久。
百般凌辱及紅粧，粵人認作生平耻，倭吏資爲罔利方。
幾度來鴻和去燕，政情鬭逐軍情變，任教掩耳欲鈴偷，
其奈捉襟先肘見；浩浩澄江水有雷，漫漫長夜燈無電；
商廛冷落車馬稀，圜法紛紜泉貨賤，梗道不容稗海通，
郵筒悉聽般生便；遙聞鼙鼓震三邊，忽訝楚歌臨四面。
寒暑相推八月過，西風狂急海揚波，軸心寸斷前車覆，
鉅掌孤鳴大勢訛，艦隊悉殲幾內亞，軍威迭挫密芝那。
笠原島接中途島，拱衛神京無限好，敵騎長驅渡洛河，
函關不守無豐鎬。兵臨城下迭攻堅，電掃海疆如拉槁，
鐵桶皇都感動搖，彈丸香澥添煩惱；强徵少壯及工商，
故振聲威增壘堡，三國宣言白馬刑，四强協力黃龍擣，
一朝狼狽辱羊牽，滿地猢猻隨樹倒。魚貫艨艟入鯉門，
沙陀兵馬復稱尊，天旋地轉湔前耻，雨覆雲翻報夙寃。
萬八倭軍同屈膝，三千俘虜返驚魂，湖山此日歸原主，
劫火何時沒舊痕。政制改弦先弊制，也知急務從施濟，

抑平糧價救生靈，廢棄軍鈔同屣敝；窮寇倉皇劇可憐，
邦人損失難爲計，奔狼突豕盡羈囚，社鼠城狐咸瘞壹。
爆竹喧天此一時，僑胞重睹漢旌旗，欣知勝算歸盟國，
喜見降旛豎島夷，鑄像酬勳金萬鎰，呼群祝捷酒千巵。
止戈一旦誰之力，格致鑽研臻奧域，禍首天教服上刑，
幨人心遂通神識。彈投原子響蓬瀛，宇內陰霾遽廓清，
弱水此時人可渡，香江今夜月重明；八年擾攘妖氛靖，
百感低徊噩夢醒；我效詞人詩作史，紀將前事續吟聲。

上述兩詩名爲《香江曲》與《後香江曲》，是古卓崙於一九四七年所作。篇末「我效詞人詩作史，紀將前事續吟聲」，說明作詩目的。前一首側重敘述香江的紙醉金迷與風花雪月的情景，及日寇侵佔時的哀鴻千里與餓莩遍野的慘狀。後一首續寫東洋帝國殘忍兇暴的罪行，同時追溯聯軍擊潰日本與香江光復的史實。

茲將二詩轉錄於此，作爲香江歷史的一個總括。



一九三五年高空拍攝的香港北面沿海全景。



$8.00

& Printed
Kong